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二

藝文八

序

晉石崇金谷序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西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及寫詩者後後之好

唐韓愈送石洪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一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瀝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任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餒請而塗委重焉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陰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辭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虛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耳受使人而外敬疆士無



味於謫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  
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  
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  
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  
也遂各爲詩六

###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

韻愈爲之序云  
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  
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良馬苟無  
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  
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  
也恃才能深藏而不仕者洛之北涯日石生其南  
涯日溫生大夫烏公以缺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  
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  
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  
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  
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遘事有所可疑夫  
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  
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緇紳之東西行  
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

### 河南道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二

二

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虛無人焉豈不可也夫  
南而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待力者惟相與將耳  
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  
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際於茲不能自引去  
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  
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  
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  
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序之

### 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

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  
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  
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  
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  
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  
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遇知於天  
了用力於當世者之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

命焉不可倖而致也窮若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  
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  
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于前孰若  
無毀於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車服不緝  
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之不過于  
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  
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喘處汗  
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  
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官盤  
之士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  
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繞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  
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  
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  
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  
禮逸也  
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  
清川乘和瀾潔用徽介社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  
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  
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三

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  
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  
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丁賓客暢  
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汲  
潁右滙郭邑渺瀰淪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  
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  
連青卽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頌繼以給費  
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  
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旆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  
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稅駕於東焉然後降春流  
颺綠舟羽鷺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  
中汀緬望南津飲於已酣于未歌樂以表勝境佳辰  
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  
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  
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  
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宋歐陽修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

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于璞  
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

然特見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貌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扼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縉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中亦珠玉之淵海歟子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是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歎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

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邵雍擊壤**

**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

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於怨怒榮達則專於淫泆身之休感發於喜怒哀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於情好也應情之溺人也甚於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水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彌善踏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踏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

邪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  
 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  
 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情觀心以心觀身以身  
 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  
 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  
 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  
 術謂人天下樂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  
 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  
 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  
 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  
 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  
 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  
 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沁愛惡不  
 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  
 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成音是故  
 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緣物因詩起志音是故  
 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鐘曰吟咏性情曾何累  
 於性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  
 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於廢鐘鼓玉帛則其如

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

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  
 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  
 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圭盟於文而古道  
 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  
 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  
 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  
 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芳韻未暇及古也其間甚  
 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  
 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  
 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  
 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  
 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  
 變而正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  
 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  
 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

以論事切直貶監鄂州市社後起爲陝西經略判  
官屢更遷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  
守平京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  
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  
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  
問之不答予卽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  
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其當相俸以  
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學子曰公別  
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  
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  
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  
歷則有承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  
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  
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

**司馬光洛陽者英**

**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  
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  
元豐中路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六

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路公  
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  
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  
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  
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  
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  
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  
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  
下所取安所取乎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  
庶幾然猶慕樂天所爲汲汲相恐弗及豈非樂善  
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  
樂天之會已然然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  
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  
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願以官守不執  
卮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寓各其間幸無我遺其  
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敝監盧尹故事  
亦預於會潞公命 **河南志序** 周官有職方土訓誦  
光序其事不敢辭 **河南志序** 之職掌道四方九州  
里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爲兩京記

近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爲河南長安誌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章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纂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道自毀蒔至於自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開書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註史記之類與衆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次道既沒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虔曾等奉河南誌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叙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令光爲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

朱熹謝上蔡語錄序

右上海蔡先生語錄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七

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立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板本一篇二家寫本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荅皆它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用力處亦卓然非它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它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荅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舉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舉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

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  
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蔡記錄不精僅存仿  
佛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以校定可繕  
爲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  
之君子考

### 岳珂家集序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而擇焉

傳與孫武之書不斬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  
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讐爲的以達君正之權  
爲功以奮決勝之勇爲矢莫而後發發無不中自  
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蘊謀略之所施  
往往見於表奏題跋吟咏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  
一奏謝報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  
爲恨先父臣霖益嘗搜訪舊聞叅稽同異或得於  
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僂於堂劄之  
文移或紀於裨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  
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登  
爲十卷闕其卷尾以缺附益日表日跋日奏議日  
公牘日檄日詩日詞日題記其目有八而奏議日  
蹟復皆析而三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  
志戰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叅辨誣

礪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於建炎投匭之疏  
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密封焚藁而後奏雖  
侍賸之子弟入幕之僚屬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  
得其梗槩焉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擣京洛  
之策出爲黃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帙不可考  
者則益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苟未湝先犬馬誓  
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攷  
於萬世云爾臣竊觀高宗皇帝報先臣建儲之禮  
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  
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  
中原雲擾羣盜蠓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反  
復剴切皆當帝心至於嘉歎獎激未易殫舉此先  
臣之所以蒙被知遇而見於題品者如此苟不能  
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章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  
詔昧死上之秘

### 鄂國金佗粹編序

古者傳書有公

編上世之書也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  
京師蓋非金匱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  
記載若可以傳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  
書遺札難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俟詔求而後

微聞書之不可荷傳如此開陽刻經宜存六藝親  
 藩請史弗卑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收越自銘碣  
 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托植楹  
 之遺以詭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  
 亦惟與栢棗之澤俱傳於家豈非疏戚綱殊觀覽  
 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已  
 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遠時輩信於同欲蓋亦觀  
 或至者歟嗟禱事病於百年之血食而推其猷烈考  
 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猷烈考  
 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當現厥大有為之秋  
 魚復之圖穀城之界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撫  
 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  
 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構李之明年始刻家  
 世顯天之書郡壘卽漢制佩章之義稗五編為一  
 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勲在王家各在國史遺蹟之  
 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旣碑之襄陽又  
 梓之江夏當世各公鉅卿拊膺輿懷盛心遂烈尚  
 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卽人  
 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網羅放失之  
 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攷焉耳不然寫琬琰積

纖細猶到之惡書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  
 歲嘉定著雜攝提格散稿塗初吉珂謹序

元黃清老伊洛淵源錄序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  
 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滿

於異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  
 道於春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綱絜維發鑰啟鍵  
 日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  
 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一以貫之嗚呼至矣昔在  
 春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  
 地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揚墨塞塗孟子闢之入道  
 由是不墜子程子之生孔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  
 繼絕學辦佛老斥百家孔子之時天下英才雲從  
 世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才雲從  
 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資器  
 有大小間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  
 陋而反之於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  
 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  
 淵源錄竊惟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  
 地中支分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  
 二源也嗚乎盛哉大參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

本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蓋廣吾傳乎  
時湖北道貳憲仲溫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在焉人  
不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帑錢於鄂宮  
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  
其世與其友而有以與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

**明宋濂送修撰李叔允致仕還鄉序**  
上召叔允侍

兩衣一襲復賜其妻恭人若二子若子婦衣各一  
襲明日親王各賜錢為文總萬有八千加以酒食  
寵賚至渥矣叔允具服謝恩已而退別士友且謂  
濂曰僕鈞人也往在前朝粗守章句值時驛驛伏  
草野避鋒鏑以俟時清豈意桑榆景及獲際昌期  
天戈所臨不應後志於是請轅門自陳所獻納同  
上於朝過承拔擢俾輔道王宮出入禁闈八年於  
茲衰耄日甚特蒙聖恩得遂歸老寵錫隆厚刻骨  
銘心萬死罔報僕於先生叨忝僚屬幸一言以教  
濂曰昔晁廣受二子年老辭位出賜金日與父老  
宴樂傳史者記之楊巨源以七十自丞相去得自  
適於游釣韓愈氏張之至今以為美談矧叔允承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十

恩休致寵賜優渥又非疏揚可北擬者濂烏得無  
言乎夫士生斯世有極志砥行獨立施義卒老弗  
遇而修名不立亦有弗自振厲混合流俗而暴得  
大貴焉者固皆賦分之不齊有非人力之所能致  
然君子或解或疾又非一人之得私也士之所以  
立乎其位者殆不誣也夫叔允以進則正以秩則  
自傳士為翰林修撰以職則專教王宮名譽修矣  
以壽則七十而未艾以君賜則不一而足壽富全  
矣要不可以古今人  
**唐寅中州覽勝序**  
吾黨袁臣  
物例論也序以送之  
逸温然玉映葢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  
翻然理篙檝北辭楊子歷彭城漸於淮海抵大梁  
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水陵陸并衝隘各  
勝之處日夕展弄目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籍訪  
道里宛定畫出指下蓋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  
予聞丈夫之生剗蒿體椽杯斡以麗別室固欲其  
遠涉遐舉不懼縱縮下也而愿斲者懷田里沒齒  
不窺園閤口世與我適甘與蓄木委灰同棄雖有  
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  
欲自展以異而頽然青袍掩脛馳騫士伍中而身

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於此臣器新  
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  
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宜房之基在  
否歟大梁墟中有持盂羹爲信陵君祭與無也臣  
器其爲我重陳之余  
他日當參驗其言

### 董其昌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人物

志者劉文學瓚所撰次也自元勳大臣至節婦爲  
凡例者十有九蓋本其祖參知公之緒而諮詢焉  
色積有歲年卒成未竟之志斯已勤矣殺青既竟  
以一帙視予屬弁其首憶予承乏史局西蜀陳文  
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遺書大出而郡乘之可  
採者惟徐大宗伯學謨所修楚志餘皆悠悠耳神  
宗晚年臣下章奏十九留中獨山東貢士王應遶  
修志兩疏皆下所司應遶待詔闕下卽授中舍於  
一統志之外幾增過半會有實錄之役其議遂寢  
及予副春卿領總裁事海內書籍益復集於禮部  
發而觀之如大官之饌品味雖多無當郇厨求如  
古之先賢耆舊傳足備金匱石室之旁搜者無幾  
也假令郡國所在有劉文學之善著書將錯綜人  
物彬炳琬琰在在睢陽豈非史家取材之一快邪

###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二

十一

文學之言曰此邦雖鉅監帶礪而銘金石者此宜  
無不知惟是閭閻章韋布月旦之所不聞士元風勵  
甘九死以殉節有子將月旦之所不聞士元風勵  
之所未收者吾於是表其微過於表其顯識其小  
遺於識其大嗟乎文學之用心乃爾庶幾美人  
偷厚風俗之綱要也其所裨益寧史哉寧史哉

### 宋孝子詩序

燕大夫鴻洲公祖出宋孝子傳欲俟  
歌其事嘗知張子虞侯爲人羣之選

也式虞侯之問授之冊徵詩於名公髦士問虞侯  
雅推不佞借余猶子傳文造請康頤余披孝子傳  
法然重先靈之痛因嘆宋駢溪先生孝履不瑕足  
備史氏蓋多蓼莪之藹宋駢溪先生孝履不瑕足  
歎天不生賢嗣敬齋公嶽嶽諫垣移孝爲忠表揚  
盛美先生卽有純行將安所見哉燕大夫佐松雖  
縮兵符樹旌旄東海上往往禮賢親民教之修孝  
梯忠信令有勇知方幸際昇平之代縱一旦烽警  
突起國已有長城矣則此舉豈徒以鉛槧爭侈蓋  
詠孝喻俗無乃借楚國之高標作三吳之型范而  
孝治無極耶真可謂盛明良史也虞侯江表偉人  
名聞京國而傳於不佞家亢宗大雅俱不預門外

事者今且挾冊攻取懇懇且晚坐余齋頭務所索和是何但恪遵公祖之命亦其天性善根深契於孝子之衷而爲之馳驅千里之遙乎哉獨以夜光滿盤何須不佞長價遂不復詩漫題數言於冊首稍稍闡忠臣孝子之芳醞必有採風者疏聞宸聽當有異典旌詔以示無極若不佞言又何足爲宋公重

### 王思任張林宗先生遺詩序

客有馮君散木從賊中辛苦逸

出持一帙偕門人范中文謂我云此中半張林宗先生詩也予驚視之有是哉尚有古詩不亡之事乎已而知爲杜史櫟園先生所遺嗟乎林宗呼兄一字肝花肺葉血裂髓崩矣安復計及兄詩頗淵近苦徐穉近矜至吾兄林宗何等也以金自處以玉處人其愛人也如不足其敬人也寧有餘稱之曰聖其殆庶幾曰佛曰僊不知伯仲坐所抗在何上下天數限國先及哲人黃流沒汲以數萬萬生命之中亦復魚鱉我大生廣生之君子且併其枕中之秘絕命之散收入龍宮吾不怨天而怨數允集一線乃存萬世之晷遺稿數吟實傳三百之燈允集勉哉願名思義賈先生韶汝汝父之志也

### 河南通志

### 藝文卷之第四十二

七

然樂園先生是今之程嬰苟淑大梁尚有人在

### 張溥潘黃門集序

余讀潘安仁馬

泚督誅惻然思古義猶班孟堅之傳蘇子卿也及悼亡詩賦哀永逝文則又傷其閨房辛若有古落葉哀蟬之嘆史云爲哀詠誠然哉藉田賦客含議並以典則見稱陸海潘江無不善也猶惜其慙懷許書呈身牝后屈長鄉之典冊行江充之告變重汙泥以自辱耳閒居一賦板輿輕軒浮杯高歌天倫樂事足起愛慕孰知其任宦情重方思熱容慈母拳拳非所念也楊駿被誅綱紀當坐安仁賴小南舊客得脫軀命而好進不休舉家糜滅害由史生之者公孫宏殺之者孫秀禍福何嘗古人所以畏蜂蠆也二陸屠門戎毒相類天下哀之遂騰詩檄安仁東市獨無憐者士之賢愚至死益見余深爲彼嘆息焉

### 王漢災傷圖序

高皇帝削平甌亂懷慶僞守鐵木兒抗王師已而高皇帝定甌按懷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肆萬貳千捌百餘頃糧三十三萬六百餘石河南北諸隄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懷慶之甚者也其在河內一邑則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千餘石河

內區區地山河平分地之半丹河逸東北沁河繇西北蜿蜒逸東南皆投黃河每歲秋雨發水驕吞岸膏墳沃壤動沒至數百頃良田化為澤國而糧不除太行萬重山壓邑西北西接山西澤州北接太行山中復按山地起糧山峻嶒赤色盡石骨石樹及播種雨以時則禾生十日不雨則禾死一月不雨則地不毛地不毛而糧不除懷慶六邑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河內之甚者也除正賦額糧玖萬石之外今又為遼餉為均輸為練餉其計增銀至二萬四千二百餘金其千里擔筮轉輸則又有解京潤布之役胖襖監甲之役山西監課之役小灘入千石漕米之役毛田關陽打水防河之役故民終歲亡有父母妻子之樂而無日不辦公稅河內年六月初十日自高平縣謫任河內未數日水奪民稼又數日蝗奪民稼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月不得種麥而蝗蝻乃已種子仁慮萬頃冬無雪蝻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七

子計日而出去年無秋今年又無春窮民食樹皮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皆黃腮腫頰眼如猪膽餓屍纍纍嗟乎嗟乎臣負戾深重上干帝和降此大荒乃帝不即使臣死而使我良民死臣獨何心能不慘痛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謹令繪工畫十六圖而臣手記其略冒死進呈嗟乎嗟乎圖之所能及者得而見之圖之所不能及者不得而見之也工能盡畫其形似而不能盡其帝饑號寒之聲可奈何哉臣謂歷代帝王及我皇上真心愛民不可多見臣以新進小臣而敢深言天下疾苦知皇上堯舜之主有以樂

舊序

余聞之河南自昔為中原都會之地文獻彬彬

是列諸方嶽自我聖祖神宗天授元符列聖相傳浸仁沐義以至我皇上則天同極人道化成人文宣朗風化磅礴揆千聖而耀萬代罔不森著燦列炳煥方內超邁萬世何其盛也余受命以來日披圖按籍攻求康治之計用造茲土雖通志舊有書苟簡訛漏新故紛錯而上世帝王賢聖之風軌哲

範鮮有全者况其下乎矧然獨立以成名者不少  
往往湮失無所寄以垂於世余爲之惻然傷心焉  
余責在斯乎夫移風易俗鏡往證今酌時而審尚  
者莫大乎志顧乃若此焉何邪失今不治後哲何  
觀於是謀諸侍御思齋霍君野菴蔡君起菴李君  
洎潘泉長貳而下詢謀僉同咸歡然以爲鉅典也  
乃肇工僉曰今之博物洽識而有文者以金憲高  
洙宗尉西亭二先生最著乃肅幣禮請主其事選  
校官諸生分理之以憲副東溪徐君會溪扈君少  
參紀山曹君督焉而藩使蔡山鄭君蒲谷岑君臬  
使風泉張君寔總其役始自甲寅之冬歷乙卯秋  
八月而成搜校刪潤余亦竊取其間乃今披視之  
人區天常增華襲懿而國家之景鑠馨烈耀然與  
嵩河並存可也僉屬余序之序曰余聞之人以渺  
然之一身寄旅於天地而奔光迅曜譬諸流波不  
可復回也悲乎悲乎蹂我而上索之於開闢之初  
余惡知始乎魯不一睥而曩昔之精英烈氣今安  
在哉反視而却思不可以鏡矣蹂我而下非獨百  
世也揆之於渾淪之變余又惡知終乎然計且手  
策而坐籌也嚮者有鬼魅之妖幻於世不異於此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古

矣是故君子守身而明道樹功而殉名慎修惻戒  
建所以不朽者永流休聞於無疆胡可以弗慎哉  
嗟乎以今之懷風望眇遺蹟而芳鬱其當時真譬  
諸飲食也臧否古昔則又稟乎不少貧若從而索  
缺之然則安知後之君子寧能惜然不以雌黃視  
今者耶夫子不云乎疾沒世而名不稱然則余何  
以鉄焉乃茲志之載也譬之按甲乙而數黑白  
也具耳目者可以觀矣余奚言哉於是乎序

恩通志舊序

歲丙辰夏六月余祗役如汴會河南  
通志刻始成三司長貳諸君持以示

余謂余有茲土之寄也請序之余受而覽焉迺序  
曰夫志何爲者也夫志所以稽往蹟示將來垂勸  
戒以立模範焉者也我明之興皇祖光宅華夏疆  
理方域分建畿省惟是河南當天下之中土越二  
百年來德教滲漉人文炳煥較之他省爲尤著云  
而通志之修獨後焉不可先是巡撫鄒公毅然身  
任其事列局編摩採摭遺文鉤稽故實刪繁舉要  
萃爲四十五卷閱數月書成迺繕寫入刻其用心  
勤矣是故考圖設表體國分野取裁於職方原本  
山川總核物賦摹刑於禹貢繼緝典訓詮次羣藻

準義於尚書網羅萬物苞舉庶類參侔於國史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犁然顯著薛諸弋鵠翮於層霄拾明珠於遠海布龍章於晦夜奏鈞樂於虛庭足以洞宣心目裨益見聞傳播來祀何其詳也昔者詩人憫老成之凋喪幸典刑之尚存孔子嘆言禮之無徵咎文獻之不足則此編之作可無遺憾已抑余於是有感焉玄黃剖荆二儀肇分人物夥生遐哉邈乎靡得而紀者古先聖王羲黃葛文之儔其生有所自其出有所爲開物成務興利以前民用功業之隆與天地相終始尚矣下是而仕於茲土者粵周秦而降歷年幾何盟司守長丞尉班職蒞官者幾何今載之名宦志者僅若而人焉則其生都顯榮死而湮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也其產於茲土者總總嚶嚶爲億兆者幾何顯晦升沉修短窮達爲通代者幾何今載之人物志者僅若而人焉則其生不足以成名死而滅湮無聞者又何可勝數也古諺有之入貌榮名夫入貌不可常而惟名爲不朽以故名者生民之鴻寶永世之標的也今觀垂名是編者其嘉言懿行鉅伐殊勲由千百世之下而想像千百世之前其人宛如在目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五

至德之光耿乎與星辰相昭朗不拔之操確乎與金石同堅貞不可奪之氣浩乎與嵩河相流峙故其人足傳也而它無可槩見者何異於零露之朝晞蜉蝣之夕隕名與身而俱亡也久矣嗟夫天地之間惟人爲貴易稱可久者賢人之德可大者賢人之業君子期自表樹永有聞於後世計無易此矣故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迺若罔克自振而顧以可大可久之身卒與朝露同晞蜉蝣並化不足思與覽者共勗其不可慨矣乎余爲此懼孫昭

**通志舊序** 古者列侯建邦莫不有史今茲河南通志蓋準之國史公甚憫焉乃以意屬藩臬且其文不雅馴大中丞鄒公甚憫焉乃以意屬藩臬且其君鄉薦紳先生立凡起例構義選言釐而爲四十五卷蓋至是始得爲全書云孫子取而讀之喟然嘆曰蔚乎記事者之備而貞乎綸言王制之祗承體尚書以植吉彰善瘴惡之不忒師良史之直筆山川賦產之畢陳參禹貢以稽方學校藝文之竝錄依東觀以崇業兼司馬之詳實遠史班之路駁據華嶠之準當謝江表之贅誣其尋煩領雜之術

詮評摛合之要明白首說之序品采事類之條綱  
綸一代責飾盛治將日月拉懸嵩河其久也豈苟  
焉以作者哉雖然竊有疑焉余嘗歷成紀之瘞登  
卦畫之臺遵渭水之厓觀龍馬之否志龍圖則涉  
於好竒而不稽其信吾夫子魯產也志聖蹟則近  
於援聖而欲偉其事邵堯夫長於冀方無名公之  
傳則嫌於僻好而故詳其跡嗟乎嗟乎易龍圖序  
不云乎龍圖者天散而又曰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  
默以形之授之康節又曰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  
邵子經世碩大光明又曰聖人之經不煩文字嗟  
乎嗟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作志者謂  
不有所授而窺焉吾不信也間以質之藩臬諸君  
鄉薦紳先生咸謂余言庶幾哉獨照之運玄解之  
宰蓋難與覽者同也請書之簡端以彰述傳後余  
曰諾諾遂

### 李濂通志舊序

當天地之中故謂之中  
拾筆書之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二

志

九載秩滿擢廣東參政去越十餘年為成化己亥  
而會稽胡公謚以按察副使至復取劉木稍加刪  
潤草草報完不無譌漏今八十年矣又無議修之  
者嘉靖甲寅冬十一月巡撫都御史莆田鄒公守  
愚巡按御史孝義霍公冀謂藩臬諸大夫曰事有  
若迂而實切雖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實政教風  
化之所關者志是也今河南通志廢闕弗輯伊誰  
之責乎於是倡議修纂之藩臬諸大夫咸以為然  
亟開局於貢院余衰朽無似謬辱禮聘俾預其事  
遂與同事諸君子撫故實蒐逸遺稽前史訂舊乘  
凡巖崖斷碣官府新制窮日夜訪而精擇之增舊  
所無續今所有目涉手鈔窮日之力逾朞而告  
成而其最切而先者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以佐王安擾邦國  
繇是知圖經壤志有繫於治道之重如此是故宣  
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禮之大備仲尼說二代之禮  
而深慨杞宋之無徵則夫一方圖籍豈非為政者  
百當屬意者乎矧是邦居天下中為天地和氣之  
所聚繁河圖洛書寔開萬世道學之源而伏羲畫

封之墓文王衍易之里又皆在斯境以至周公之營洛召誥之中土著草之寓神陽城之測景靈蹤異迹它方所無而聖轍經行宋衛陳蔡之墟封人請見之鄉季路問津之處居人猶能指而道之遺蹟尚存過者踈稟焉若夫嵩高王屋諸山大河淮濟諸水又皆天下之大觀一覽是編弗出戶而可知其槩蓋不必游嵩入洛而名勝在其目中矣余汴人也曩嘗著汴京遺蹟志二十有四卷顧所載皆汴中事它郡邑未之及也茲通志之輯闔省之事咸在焉任於斯地者披閱之頃則山川之險易風俗之盛衰田賦之贏縮戶口之豐耗民瘼時艱居然可攷繇是參酌其政令調劑其土宜而下膏澤於民則生民之蒙惠寧有窮乎詩曰百辟卿士媚於天子不懈於位民之攸壻斯固兩基藩臬汲汲修纂之本意也不然則志之修也亦文具焉耳矣曷足爲一方重哉余濫竽是役於志之成也不能以無言敢僭

朱睦㮮通志舊序

夫志者何古史述鄙覓於首簡

河南通志

藝文卷之第四十二

七

州歷代爲都爲國爲府爲路典章文物宜可攷徵而金元之季治遭兵燹故老代謝事文散逸博雅之士恒病之成化間憲副始蘇劉公欽謨欲輯爲志其草未就而去繼至者會稽胡公廷慎稍爲綜理輒卽就梓顧其踏跋無足觀矣甲寅春大中丞一山鄒公來撫茲土保登之暇慨茲墜典毅然修之乃白於侍御思齊齊霍公野菴蔡公起菴李公藩長先文谷孔公今葵山鄭公蒲谷岑公泉長先臨溪張公後風泉張公暨諸大夫詢謀僉同乃禮聘僉憲嵩渚李公及余主其事復檄貳守何君學正蒲從禮教諭黃積慶朱棟吳之翰郭懋羅琳李棟程文俊薛紹李積朱紹舜及諸生之秀拔者分裁之是歲十一月朔開局於貢院以憲副東溪徐公會溪扈公少參紀山曹公督修焉供給者通府李君也踰年春東溪公以公務巡歷諸郡同事者亦以應聘應試各辭去事將中輟一山公乃謂余曰夫是志闕而弗修者七十餘年矣子爲卿士而不論載使昭代之制闕而不章哲先之業滅而不述余甚懼焉睦㮮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乃抱志草過余齋中蒐集故實且撰且述

又踰年始卒事焉。雖曰是志也，余據諸史傳及寰宇一統諸志，與夫鄴氏之水經、杜氏之通典、馬氏之通考、王氏之玉海、鄭氏之通志、羅氏之路史等編，所載冗者裁焉，訛者正焉。遺者增焉，疑者析焉。於舊志僅存十之一耳。其體要而去取，余悉受之一山公。云刻既成，乃鑿拓其義，而為之序曰：維王政始自疆理，因地立法，天正人之紀，於是作圖考第，一郡邑易置，歷代靡常，作沿革表。第二象緯成列，折界以分，作星野志。第三樹壘封溝，環流壘峙，莫我疆域。志第四嵩高王屋河沁淮濟環流壘峙，莫我中土。作山川志。第五土性既殊，人習亦異，觀其所尚而設教焉，作風俗志。第六自三代建侯之制廢後，世雖損益不同，咸有定則，作封建志。第七邦本之固寔在康阜，作戶口志。第八有地則有稅，有身則有庸，作田賦志。第九資民用，辨土宜，作物產志。第十秩有崇卑，政有繁簡，上下相維，庶績以昭，作職官志。第十一禦侮防患，非險不可以恃，作城池志。第十二雖有金湯，無粟不守，轉輸之利，國計賴焉，作河防志。第十三官府次舍，政之所出，作公署志。第十四育才善俗，莫先於教，作學校志。第十五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者國之所賴，以立也。取用之途，雖殊，然要以得人才同。政治作科目志。第十七六國之政教，惟養賢事神為大，作祠祀志。第十七生有居，則設有藏也，作陵墓志。第十八貝閣珠林靈區秘宇，或古有賜額為國祝釐者，不敢廢也，作寺觀志。第十九斷垣殘堞，故苑遺宮，興廢之跡，有足悲者，作古蹟志。第二十虹流軌降，本其所生作帝王志。第二十一道化之鄉，非寓賢所，倫作聖蹟志。第二十二峴碑墮淚，棠樹興思，澤之所鍾，後人能民作名宦傳。第二十三嶽秀川靈，毓英啟俊，人倫儀表，後先輝映，作人物志。第二十四或仕而家，或徙而置，流芬遺範，於思仰存焉，作游寓傳。第二十五根於天性，篤於藝倫，百善之行，皆原於是，作孝義傳。第二十六禮陳內則，詩叙關雎，王化之施，寔自茲始，作列女傳。第二十七箕穎抗節，貞風遠揚，感而作者，代有其人，作隱逸傳。第二十八二氏之學，其來尚矣，國志弗遺，作仙釋傳。第二十九深於數術，不詭於俗，糾其推變於時事，亦有補焉，作方伎傳。第三十自圖書肇興，載籍斯繁，事以辭見，體因代殊，均之標彙，倫之則宜，隱曠之旨，明治

忽之跡作藝文志第三十一舊載之誤可施可據者作辯疑志第三十二事覆而出所自之書載涉不經亦所不棄作備遺志第三十三凡四十五卷七十七萬九千餘言義有未詳則仍其舊事有已發則不復見大要叙述以年俾古今不相紊也第愧能薄才謏闕謬寔多若好古博聞君子處我同志考訂廣益以備一方之文獻深所願焉

## 皇清張天植兩河文起錄序

今天子御宇文化翔洽首被中州中州天下之中也余既奉

簡命思所以報稱者屏息不敢當蓋文運之盛衰國家之盛衰中州之盛衰天下之盛衰也當其盛也機會所至莫爲之翕張莫爲之推挽勃然蔚然而莫抑其所以始莫知其所以終然當必有厥奇高邁之士赴機應會所謂虎豹之文彪炳鸞鳳之音鏗鎔金玉之光炫耀而陸離使人縱目焉而不能匿也文起八代之衰其惟有唐昌黎氏乎漢魏以逮六朝其文之衰也歸章翰旬槩襲疲抗已潰瀾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九

而莫之救昌黎障而束之迴於既倒不憂憂乎其難哉而皇甫湜李翱李漢之徒皆靡然從風而唱和以肆其說至樊紹述孫可之其文以倂屈爲能盧玉川李長吉其文以幽詭相尚然昌黎皆收之不以爲怪而復讚歎之弗置者何也蓋昌黎非獨善爲文善於知文者也知文之不一變者才而變不一體者法法與才在彼者也裁之衡之者在我也使必斤斤焉執規寓而繩削焉是羿之射必欲其墮日而造父之教御必欲其追風也其勢矣今諸士幸而生於昌黎氏之鄉余遂持其說以相諸士中州之文穩順穩順則其材不能以曲折而入化余邇以注疏大全爲之本而以大家諸史爲之緯以是裁衡之而不得已則又以才法之旁見各出者存其說而不廢庶乎昌黎之爲文而亦昌黎知文之道其不外諸此也然余未能效昌黎氏之爲進學解以精勤勵爾諸士實應且僧比諸士之應詔而貢於廷也余既畢役矣茲則合其屬而歲閱之夫人文之運固在乎扶之而後興化之

而後成顧未有不困乎地勢者自余之校於懷也則有太行王屋繞其前故得文若而篇或蟠紆而巖嶷及校於鄴也則有洹水漳流出其下故得文若而篇或泱莽而宓汨已而校於汴也則黃河注其源鴻溝割其界而其文之目不給睇以至也或馬頰之奇或鉤盤之曲而溢溢浩渺之觀其亦可謂盡致無餘矣明之空同氏學昌黎氏者也善乎其喻文也曰如重林如遠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瀨子弟如孝子仁人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今者刻試之牘以是正當世倘不刺謬於空同氏所論則猶能繼昌黎氏之傳而起者歟余固陋濶踈口韻越是懼重荷皇上特恩鑒茲教士擢置內用尤惕惕然以慙敢曰起衰其功哉願爾諸士其益懋乃學祗乃器以有成以襄國家之盛庶其無負

詩序

回卿許傳巖先生以詩稿見示余受而讀之洋洋纒纒鏗訇鏗鏘不屑為纖巧亦不入於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三

佶屈蓋卓然大雅之音也自傳巖庚辰通籍以來與余縞紵締交歲在辛卯余奉簡書過新鄉登其堂把酒論詩懽如疇昔垂十年而傳巖以名諫垣晉秩抗疏論列天下大事嶽嶽不阿風采夙著當

寧為之動容海內無不傳誦或疑其詩有所不暇為即為之而酬和間奪於霜毫匠心分營於執筆乃傳巖退食從容神明澹定揮灑贈畬沛乎有餘故其為詩淳泓蘊蓄穆如清風余殆無以測其際矣粵稽中州詩派之盛大復崛起於信陽寧華振秀獻吉雖稱北地寔生長大梁復先古起衰為詞壇準似續何李近又有行屋垣公羽翼風雅以昌其學似續何李近又有行屋垣公羽翼風雅以昌其統緒傳巖與之朝夕論辯灼然見其所為梯筏者是以源流不窮風格日高上以繼前賢之矩矱下以改來者之津梁大雅復

沈荃王山人芝山序

余儁兵大梁也得遇繼懷王子為余談軒岐之學貫微達幽無不曲當余心善之而未罄其源流也一日繼懷感然告余曰某之先人周先朝之奉常也余蹶然起曰非世所稱芝山人者非耶王子曰

唯唯嗟乎芝山其有後哉山人名金素之西安人也當世南時陶仲文邵元節輩皆以方術得幸祿秩賞賜比於通侯山人以白衣召見爲言三元大丹輒稱肯授官太常出入禁闈者二十年矣世廟賓天廷議以山人進藥不謹與陶世恩等俱論極刑時新鄭相國高文襄公以首輔掌銓復疏力救文襄之言曰先帝臨御四十餘年享壽六十壽考令終古今無比末年從容上賓從無遽暴今謂先帝是金等所害皇天后土然耶否耶如以爲不得正終其將謂先帝爲何如陛下以父子之間而使先帝不得正終其將謂陛下爲何如若不亟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爲真卒使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晉不美之名於人間乞下法司再問明確然後渙發綸音宜其事於天下宜付史館明其事於後世疏上穆宗爲心動如其議山人乃始得論戊粵山人生矣雖然微文襄能識大體乘大議卽其言剴切過當未能易主聽也蓋山人至戍所數年而歸卒依文襄以居遂爲鄭人山人之沒也屬其子懷芝曰爾父以方術顯終致大禍戒後世勿習也其無忘乃父之言於是懷芝隱於醫竟其世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三

不言方術懷芝之沒也又屬其子繼懷曰爾祖以方術賈禍戒後世勿習也其毋忘乃祖之言於是繼懷亦隱於醫如其父不言方術繼懷旣傷祖父不得志益專精於四家六微之間歲彌久而術彌高爲人溫溫循謹與之談故國喪亂及天下經濟大事輒慷慨激發辨若懸河稍命其子習經生家言補博士弟子一室之內雍雍如也吾聞活人多者長子孫繼懷自祖父以來迨三世矣再世之後必有興者芝山其有後哉余旣觀芝山山人遺像慨然久之爲賦詩志懷茲又叙其家乘始末以貽繼懷使天下知山人能晚而悔過以訓誡其子孫且知繼懷能讀祖父之書而不以才伎自炫學道之家類有世業卽於王氏之祖若孫見之矣

記

唐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越三月辛巳溯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枝熊羆之士肅四方之

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閩郭蓋鄂旣率事其從事  
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  
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誣寘聯鎖於河宵浮晝  
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  
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  
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喉劫衆爰自洛  
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厄弗肅弗厲薰為  
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  
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  
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餽之匪為觀  
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  
是宣河之云法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河  
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 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  
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

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  
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  
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濬必取其  
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二

三

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  
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  
榮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  
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  
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  
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  
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  
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  
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  
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  
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  
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犖行茂於宗事修於  
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  
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  
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  
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  
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  
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  
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

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越  
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  
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  
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  
也戎士五萬二公同時千里相望

吕温虢州三堂

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螭以全其力君子  
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螭  
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  
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其  
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  
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  
臣子在之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遊適  
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用家人  
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  
其頽墜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  
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  
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福迴塘扇盤香鳥交  
映滾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三

智及春之日粟木花坼岸舖烏織沱浮照耀其水  
五色於是乎襲馨擷音方舟逸遊樂魚時翻飄蔡  
雪飛泝沁環迴騰映差池冉冉迷遊樂魚時翻飄蔡  
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  
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連漪解  
帶升堂畏景人雲隔林無光虛蕩沈沈皓壁如霜  
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  
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  
而來於是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  
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擬與世殊此則  
庾公西樓未足以濬虛白也冬之日同雲千崖大  
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寒惟凭  
軒倚檻瑤階如奩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  
冰泉淪瀉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  
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褻曠之域不出戶庭而  
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  
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  
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  
自樂而忽蹊寡之苦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  
推是心以惠境內者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

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  
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馬坐肅靜  
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章  
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於三  
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  
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爲政之道  
**胡交修洛陽宮記**禹因山川分畫九州實處天下  
厥土爲豫考極相方實處天下  
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而冲氣鍾焉其川河洛  
圖書之淵珍符是與其鎮嵩高孕秀生賢神靈是  
宅其浸漻澗伊水之利環流灌溉壤沃物豐其地  
廣衍乎葵洞達萬方輻輳朝覲貢賦道里均焉奠  
位宅中茲實帝王之居也高祖太宗肇造區夏據  
秦百二之勢襲漢累世之基定都長安以隆上京  
惟是洛宅雖不獲奉萬乘之駕建諸夏之本而文  
皇帝顧瞻歷覽眷此舊邦肇新東都作對咸秦乃  
以貞觀六年各洛陽官凡體國之制仰模太紫擬  
象河漢者雖因隋之舊逮夫一新號名昭揭於兩  
觀之上則觚稜金爵壁門鳳闕焜耀改觀益隆唐  
家興王之氣矣太宗以神武英偉之姿一加眎睇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岳

榮名所被在物咸餘使魏魏茲宮復取重於當世  
豈不燧哉開元之隆鑿輿時巡詔命儒臣宋璟馬  
惟白等博彙羣書於乾元殿又卽明福門外署集  
賢書院置學士員校讐其間而藏書之富殆與長  
安大明宮集賢書院等不其盛歟臣幸預翰墨紉  
事迹本末載於文字臣之職也竊惟周家興於岐  
邠武王宅都於鎬至成王乃命周召相基定卜於  
茲新邑宣王中興大會諸侯纂成文武師徒狩獵  
詩人詠歌則洛陽於周爲四方朝貢之地也尚矣  
太宗乃克大倣古以不廢周王迺衡之盛用宏茲  
賁光於中土克紹上帝匹休成廟嗚呼盛哉若夫  
城隅廣陘之度宮庭考室之制皆不足書書是官  
有先王之制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經始  
平泉  
以詔後世云  
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  
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  
維舟清曉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  
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  
州梨棗熟憂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  
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

天寶未避地遠遊爲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藏山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剪荆薙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丙曼容官不遇六百石終無厚殆邈難於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遊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雎感牛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鶴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甯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樺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祖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源探禮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五

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吾前可者學之未至於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相羊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稅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踴躍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歐陽修洛陽風土記

洛陽之俗

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種花鉅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遨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幕布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波院張家園棠隸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迺留守時始進御歲差衙較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三數朵用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其上不動揮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斷小栽子賣城中謂之篋子人家治地多畦噉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尤工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豪家無不邀

之姚黃一接頭直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花乃  
歸直洛陽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  
者或以湯中黥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五  
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佳  
也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  
軟土擁之以翦葉作菴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  
向留一小戶以連氣至春乃去其覆土接花之法  
末一斤和之蓋壯丹根甜多剔蟲食白蠹能殺蟲  
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西或日  
未出秋時旬日乃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一澆此  
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朵者擇其小者去之止留  
一二朵謂之打刺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  
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菴葉便以棘數  
枝置花叢上棘氣暖有以避霜不損花芽其養花  
之法也開漸小於舊者蓋蠹虫損之必尋其穴以  
硫黃簍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針孔乃蠹所藏處花  
工謂之氣窻以大筒點流黃末針之虫乃死花復  
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用以針  
花樹入其皮花必死此花之忌也

相州畫錦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五

記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樂  
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  
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  
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  
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  
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  
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  
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  
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  
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  
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非如窮阨之  
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  
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  
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  
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公  
在至和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  
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  
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  
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

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  
大事中央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  
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彙  
萬而被茲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  
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  
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張閻宋真**

**宗御製詩記**

奉聖皇帝卽位之七載聞河陽濟源

棲真者道術甚高發使者詔至京師旣而與語灑  
然異之棲真爲詩以獻上復製詩以寵荅之一日

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點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  
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

道點化天下願方士僞術不足爲陛下道上大奇  
其言益加敬禮未幾巧還賜號宗真大師加以命

服蠲其觀之田賦棲真壽一百一十有三年乃尸  
解去葬於觀之東又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琨再

刻賜詩于石而圖棲真像其下且囑曰爲之記臣  
聞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觀自前世主窮好道家之

術者甚衆而鮮得其真故其始莫不以謂神仙可  
致長年可祈至以弊屣視天下親屈帝尊以禮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七

迂之士而其後類不免爲詭誕之所欺惑可爲太  
息惟章聖皇帝冲妙在躬神明自得以道蒞天下  
者二十有四年不待問途襄城之野滕行崆峒之  
山而異人奇士應時而來樂告以善故祥符景德  
之間天下垂拱無爲海內蒙福登封告成號稱至  
治其功德遠矣觀棲真之所陳上所以待遇之意  
與昔之世主所甘心者顧不異哉棲真異 **黃庭堅**

**河陽揚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

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爲父老不伐其  
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圃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揚

清意若同坳垣汚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宜  
來者不嗣坳垣汚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宜

德郎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敏不深鞭罰而  
政和乃浚沼開圃陸藝桃李水榭菱藕稍繕故址

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捨前人之善也  
士未之功不若前人愛民之不易也旣落成伐石

乞文於予予爲作詩詩曰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  
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爲邦民不吏昧姦充輒得

有脚有鉤去其蠟蠟麥木飢與民憂之安我燕  
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鳧雁  
於水賓贊上子於食酒醴男耕不蘇軾醉白堂記  
暹女桑孔時高侯宴喜去其思之池上名之曰醉  
故魏國定獻韓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  
白取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  
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  
無以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  
笑之曰公豈獨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  
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  
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  
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  
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以  
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其挽  
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美於樂天無足恡者  
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  
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  
平武定亂略謀爲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  
爵祿而士不知其恩笈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彝  
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

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健之時還居十  
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  
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  
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  
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  
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  
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  
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  
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  
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  
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  
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自圭自以爲禹可  
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  
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繇此王禹偁厄臺記天  
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王禹偁厄臺記地  
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  
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  
乎所以帝舜厄於歷山大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  
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聖厄於陳蔡其道一也

於時周室躬危魯道述濱仁義路塞奢俊源開列  
國用權甥芒而起壞禮樂爲糠粃視詩書如莠芻  
孩提王室敦壞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有衣  
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叱之三綱五常益  
掃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  
之大墜溺斷禮法爲不張朝道德爲舟楫將欲濟天  
下之塗溺斷禮法爲不張朝道德爲舟楫將欲濟天  
不逞其力不顧其勢聚三千之徒聘十八之國應  
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庖肆孰聞其香施法  
於亂主孰知其政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枝而扶  
之厥惟艱哉故教不用於衰走位不崇於季孟辭  
遜於陽貨見忌於子西况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  
耶卒致天厭聖道絕糧於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視  
我先聖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空腸乾未嘗太  
息蓋聖人爲人也不爲己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  
欲綴皇綱之絕緒闢帝王之坦途酌三代之禮文  
垂萬世之典則彼王澤浸於生民苟道至於足雖  
不食而死復何憾哉吁奸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飽  
飫道醉德飽者謀萬世之利功故教不用於當時  
而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歿後何則祖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堯

述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爲君臣父子者  
不可斯須離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各載典籍身享  
廟食得非顯於歿後耶與夫圖一日之快者又何  
遠絕哉余客在宛丘得觀斯臺之地披秦訪古馳  
筆而銘曰潛祿尸位歿則絕祀所謂伊人若敖之  
鬼夫子耻之不其餒而飽德醉義歿則垂世所謂  
伊人箕山之士夫子求之可謂仁乎巍巍聖人生  
而道遠歷聘求合絕糧於陳箕山之土可齊其名  
苦故之鬼夫并其倫廟食不置祀典惟新  
我來舊國荒臺磷磷拂石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

照碧堂記

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麻不再宿至

於宋其城郭闐闐人勝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  
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  
寬閑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鑿而  
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  
日晏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  
之借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  
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依而豐適則  
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益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

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  
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卽  
府爲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廳  
面城背市前無所遠而後與民宇接城南有湖五  
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  
學士南豐魯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  
成自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  
旋自來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  
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  
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  
知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  
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  
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闕伯者之所以有  
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忠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  
死而南霽雲之所以迅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  
獨深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述莫  
尋雖隋之疆亦其所平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  
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  
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  
懷公拊髀極目天垂野盡意有若遐鷺太空者花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三

明草薰百物媚娥湖光彌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  
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荷靡鷗鳥  
盡舞客顧而嬉媿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  
爲勝雖賢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准而北則不復  
有至此亦躊躇懷祥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  
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  
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  
人心惻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  
羊祜太息峴山之巔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  
哀樂之復也公輿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  
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  
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  
館有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  
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  
則猶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辯迺公之意則曰吾何  
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何辨之有公各筆字子  
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  
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  
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

也柳開天平山記

至道元年開寓湯陰未幾桂林僧惟深者自五臺山歸惠然見

過曰昔公守桂林嘗與論衡嶽山水之秀爲湖嶺勝絕今惟深自上黨入於相州至林慮過天平山明教院遂休焉尋幽窮勝縱觀泉石過衡嶽遠甚不敢誣言予矍然曰予從先御史居湯陰逮二年湯陰與林慮接平居未嘗有言者今師詔我是將以我爲魏人而且欲佞予邪越明日惟深告辭予因畱惟深曰前言果不妄敢同遊乎惟深曰諾初自馬嶺入龍山小徑崎嶇已有倦意又數里入龍口谷山色回合林木蒼翠遠觀俯覽遂忘筆響之勞翊日飯於林亭午抵桃林村乃山麓也泉聲夾道惟石奇花不覺日晚將晡憇環翠亭四顧氣象瀟灑恍然疑在物外畱連徐步薄暮至明教院夜宿於連雲閣明且惟深約寺僧契圓從予遊東過通勝橋至於龍洞又至善陸洞下而南觀長老巖水簾亭同行崖徑下瞰白龍而歸翊月西遊長老橋觀明珠泉穿舞獸石休於道者菴下至於忘歸橋由澗而轉至於崑閭溪仙人獻花臺出九曲灘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三

會於白龍潭捫蘿西山汾侯樵徑望風雲谷而歸明日契圓煑黃精蒼朮苗請予飯於佛殿之北回望峰巒秀若圍屏契圓曰居良而首出者倚屏峰也余曰諸大峰率如屏何獨此峰得各契圍曰大峰之名有六小峰之名有五著名已久皆先師之傳又其西二峰一曰紫霄峰上有秀士壁次日曰羅漢峰上有居士壁以其所肖得名也又六峰之外其南隱然者土民呼爲撲猪嶺又其次曰巖斗峰諸峰皆於茂林喬松間拔出石壁數千尺回還連接巖巒峭翠雖善工亦不可圖畫予畱觀凡五日不欲去且知惟深之言不妄又嗟數年之間居處相去方百里之遠絕勝之景耳所不聞對惟深誠有愧色明日將去惟深契圓固請予畱題予懼景勝而才不敵不敢形於吟詠因述數日之間所見云時三月二

十五日也

金王庭筠五松亭記

林慮西山橫絕百里隱然猶卧龍嶽略爲首天平爲脊黃

華爲脇魯班門爲尾迤邐而北去退而望之半天壁峙疑若無路蒼窳探其肺腑益深而益奇黃華

之佛祠天平之道宮今爲墟矣惟微略寶巖寺爲獨完寺創於高齊天保初至本朝泰定中寶公華爲禪居鐘鼓清新林泉改色始爲天下聞寺李輔之丞此邑也初入寺愛之不能歸久之嘆曰寺固美矣然樹林蒙密屋宇敞虧而遊目騁懷者有所未盡必當得其全遂絕溪而南陟南山而東下臨斷壑曰此地數尋若壇址然喬松五章挺立其側山僧曰此地名五松亭舊矣而實未嘗有亭焉豈前人欲有爲而未遑者歟其或者有所待歟輔之笑曰此番以遺我也於是經之營之未幾斷手簷桷翼然出於蒼髯之間亭則維新名則仍舊戊申之春庭筠嘗一到亭上其東則山門呀如川阜透迤乍明又晦滅沒無際其北則巍堂修廡隆樓傑閣駢列層見調竹巖花諸山繚然窈然嶄然萃然旁立向背俯仰吞吐連綿絡繹呈巧獻惟大略皆退之輔山之所謂或如此云云者而詩尚未盡也乃知輔山之善發其秘此亭之得全而有功於此山也吾歷山多矣求其奇秀與此比者纔一二數卽山中求之其華妙隱巧與人意會者亦無如此亭焉加我數年婚嫁事畢歸作亭之主人看夕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三

之龍蛇聽夜風之琴箏便當不減陶隱居溪水在此吾不食言輔之乞文於吾以爲記吾於是山已結是緣雖不吾乞尚爲之輔之燕人名劉文饒修彌輔之其字也清慎有禮敏於政事

德觀記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又云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

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隗山大隗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其在斯乎大隗東北有廣成廣成隱居之地大隗亦謂之崆峒見廣成子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觀廢基謂之鵬崖成子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廣成西有修德觀蓋廣成子之處也而俗言唐季移鵬崖觀於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也不一莊氏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氏衰諸侯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貅豺虎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舉

風后力牧以爲相勞勳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  
然後萬國和雖云景雲之應士德之瑞其分於道  
亦已遠矣是以廣成子於其問欲養民人以遂羣  
生乃告以自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  
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與語  
至道及其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問治  
身精可以長久然後屢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無挫  
二百歲吾形未嘗衰衆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  
是且戰且學僊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萬靈於  
明庭采首山之銅鑄禹荆山禹成而龍下迎黃帝  
跨之僊登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人嗚呼微廣成  
之問其殆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之上前瞰大  
隗東望廣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之言歷然  
在耳苟卽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旣修之又修之  
而下已德之同乎初則廣成子之獨存黃帝之僊  
登將神遇而形接然後知莊氏之言豈皆寓言而  
爲誇誕者邪觀有道衆七人棲形岩谷樂志林泉  
修養之外奉事上真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肅  
清念問道之跡不彰人徒以爲勝崖之觀移而置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三

之殊不知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卽  
堂立黃帝問道之像繪遺牧馬童子與昇僊之像  
於其壁使人知其所由與像成求予爲記予旣爲  
之辨又告以黃帝見廣成子問荅之意與黃帝所  
登僊之道使知莊氏之言  
不虛人皆可以長生云爾

元楊奐汴故宮記

巳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  
吏宴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

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  
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  
門三丹鳳北曰太廟西曰郊社正文武樓蓬御路而  
北橫街也東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蓬御路而  
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閣檢院西曰登閣鼓院  
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  
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  
曰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  
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  
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  
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  
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

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陸德之次曰  
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  
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  
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  
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  
西曰瓊香亭西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出苑門  
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巖峰  
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  
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洞曰  
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  
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州殿  
長生之南曰闔武殿闔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  
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  
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  
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  
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  
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尚輦之南曰拱衛司拱衛  
之南曰尚衣局尚衣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  
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位本明後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  
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  
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  
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  
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  
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  
局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  
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  
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喜瑞樓西曰三廟正  
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  
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  
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  
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  
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飾則無有也後之人因而  
損益之以求 **薩天錫龍門記**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  
其彌斯可矣 **薩天錫龍門記** 許有兩山對峙崖石  
壁立曰龍門伊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闕禹排  
伊闕卽此兩山下石鏽逆出數泉極清冷惟東稍  
北三泉冬月溫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  
相傳有靈物居之曰黑龍潭兩岸間昔人鑿爲大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五

洞為小龕不啻千數珠石像諸佛相菩薩相大士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崖石露半身者極巨者丈六極細者寸餘跌坐者立者侍衛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裂毀及為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身共耳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舊有八寺無一存但東崖嶺有壘石址兩區餘不可辨有數石碑多仆其東崖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字剝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今觀其創作似非出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費幾千萬計蓋其大者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必富人而後能有成也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聖人生自王公為國元子棄尊榮而就卑辱舍壯觀而安僻陋斥華麗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苦身修行以證佛果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即是空曰寂滅為樂其心骨斷喪元氣而又奚欲費人之財殫人之力鑄鑿山骨斷喪元氣而又假像於頑然之石飾金施采以驚世駭俗為哉是蓋學佛者習妄逃真先已自惑謂必極其莊嚴始可聳人瞻敬報佛功德又操之以輪迴果報之說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為故今世愛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於地獄徼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謎人於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之深而甘受其惑至有捨身然臂施財至為此窮極之功設使佛果夸耀於世其成之者必獲善報毀之者必獲惡報則八寺巋然諸相整然朝鐘暮鼓繡流慶讚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沒其宮殘毀其容而蒼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彌仁王以慈悲為心利益衆生必不徇私於已而加禍福於人亦無意於銜色相以欺人以戒學佛者毋背其為之說以祛好佛者之惑人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說以求佛於外而不求佛於內

劉驥安陽河記

大元彰德路總管王公下車幾二載以地廣民夥政務旁午而治內各山水未嘗一游歷良久不暇也夫相在河朔為大郡而洹水於相為佳境且四方士夫過是邦者必窮探徧覽况親牧者乎迨丁卯秋九月既望天高氣清川空野靜百工將休萬寶費成寔農之際也遂與參佐數騎出郭門西行

一舍岡勢稍峻陀又六七里迤邐路轉而下小川忽平展中有一谿泓水也其流深碧可愛尋見居民夾岸廬舍相屬荒畦竹塢上下幕布宛然如圖畫昔遺山嘗謂絕似玉溪此語誠不妄亭午小憩於長春觀少焉渡水沿岸而西又行二三里樹木漸幽深兩山回抱潏然一泉噴沸出於其下水聲活活足以流慮而清襟遂置酒泉上見鳥飛魚躍巖姿洲景一時會於目前想亦造物之有爲也公喜甚乃舉觴顧謂門客北燕劉驥日子盍記之愚謂茲水名曰涇混混晝夜不息雖久旱而不涸析流而東遠近溉田千有餘頃民所賴者多矣非其間有神以尸之能如是乎况自我公蒞政以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諒其神必有以陰相也是則可紀以傳於不朽衆皆曰然於是乎書

許有

### 壬游林慮記

太行之秀至吾鄉西山融結爲最觀郡乘載柳仲塗居湯陰開僧樵深言

天平泉石過衡嶽遠甚明日夙興拜韓公墳讀富鄭公所撰碑碑有亭故無損石極美碑陰有樹如水墨所畫墳皆甃甃完者尚多兵荒中僧紀公奮身捍蔽卒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家圖以爲式以

## 河南通志

###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美

爲天地間不多見者憑高歷覽又登寺西南經閣果極其妙高下陰顯與圖所傳不異也小酌遂行林州知州李祐之迂於諸翟晚至州宿萬安寺丙寅謁廟學游黃華山和叔送予出郭北門行十餘里至其麓皆小石樹檉是日大霜水皆冰人謂地高寒較他地早一日樹華青紅可愛路漸高聞水聲於灌叢亂石中又數里山益高峰益峻壁益峭澗益深路益險水聲益大峰回路轉掩抱重疊使人應接不暇澗皆盤石高下喧礧級流其上懸而爲練激而爲湍飛花旋碧喧礧灑其階而爲泓者清澈如空織芥可見寺相近屏障益奇亂石不可騎過盤石道右有水磴作屋其上自麓又十里至寺石柱刻張商英絕句詩言高歡避暑事葦字韻叶來字註切其下他柱多題刻漫滅不可盡讀大率多崇觀間人少憇遂入山觀水簾一僧前導山民十餘輩持斧鐮剪樞斲碎石僅能投足馬不能負人且不能登涉人力憊極又據鞍不跬步又下若是者逾三里許遂不可騎矣始見懸瀑如練于半天騎晉林石間相率牽擁而登焉峻坂微徑亂石犖確如梯而無級膠木交錯攀蘿挽條

尺寸而進頓徒卒曳繩于前挽之而登因思東漢封禪記所載登太山事此近似焉問僧至否以僧言遠近為喜畏又三里許始至有石突出如屏四向無所連著其高如雲所謂挂鏡臺也前有盤石疲甚坐其上望水簾北崖者僅如匹許意謂昔人白始澗其西者崖上垂石亦不過丈許意謂昔人傳誇過實俄從卒持二水柱長五尺許以獻云至簾下得之且盛言其偉遂欲印之發火煮酒引滿飲爵諸生暨從者過飲之乃緣南崖微徑迤邐而西而北坂極險峻草石皆水滑不可投足尺寸展移乘粟危甚乃至西崖下水簾內仰面望之目力為窮始見崖上之水飛灑散布踈密勻整自崖而下至澗底其長不知幾百丈其欄百餘尺光明透徹去人尚五丈許真所謂遊珠簾者也負崖坐石又過於西者東北崖簾下厚自巔至地時如團雪投墜而散連屬不斷加以動搖飛舞如玉龍蜿蜒狀餘皆與西簾同兩簾皆清氣襲人時時飛灑如細雪著人面信天下之奇觀也簾下浩灑細草皆為清水日久凝積或聳直如玉筍或披踈如珊瑚

蔽崖彌澗奇形異狀不可殫記瓊田瑤草殆此謂也西崖下望挂鏡臺則培塿矣此山之形奇峰重疊如展畫屏不知高挂鏡臺幾百丈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如門屏而位置偏南臺前之山一遮一掩又不知幾百重也始坐盤石疑水簾之小蓋遼遠空澗掩映崖石淡然而無加以老目茫茫散也北簾之東又有懸瀑望之差小青壁無路不能即觀人之循來跡而歸石間多蘭臺上石墜於下者皆為水波龍鱗之狀方平可愛且乘且步俄至寺前就盤石列壺觴以坐又以紅樹及山果之如丹砂者與僧所持水列於前清泉冷冷非迫于暮不忍歸也復延子敬同至墨灶山寺殿東椒壁有梅軒佚老真元癸酉歲所題文字皆奇其下殘缺石柱多宋人題名錄石燈登方丈鳴箏小酌從者得雉為多以俯觴題詩于東壁而出至棋峪東二里餘支提龕珠石崖為之有開元十九年茶景所撰碑刻甚精寺前流泉惟石不減黃華寺有巨槐蔭地數畝山門有白松皮葉皆異碑塔嵌張商英聖燈石刻聖燈寺在西北峰絕頂望之隱隱見其殿宇僧云蓋四十里之遙舊傳聖燈誠怒拜禱則

見商英而後見者多自矜必刻石以紀近年元遺  
山亦有詩紀之和叔云某官甚不瀝人望亦嘗禱  
而見之余服其言清泉灑灑循殿階而流歷石磴  
至方丈望五松亭方丈西有盤石王氏所建二女  
則不能究其氏族也山多古栢路甚險登之甚勞  
既至其巔則俯瞰二亭若井底坐久風急始徹粗  
而

### 明周叙遊嵩陽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  
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然

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馬行李僕御  
已戒至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  
携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  
石渡沿洛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  
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  
派岡上有郭汾陽廟環顧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  
可愛有碑一通一金光二年天黨趙琢撰云汾  
陽嘗領兵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  
邦西南崗嘗出毒霧為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  
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

### 河南通志

###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三

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  
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殺汾陽之謂矣一則緹  
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各必宋元顯者夜宿原  
良村王庸家自鞏至越七十餘里翌旦遵趙城跌  
轆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關名萼嶺老卒  
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祈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  
來予顧謂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  
尤也轉西僅五里入少林寺竹木蔽翳仰不見日  
花草餘香郁郁薰人寺在五乳峰麓少室山當其  
南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有講  
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  
可嘗侍達磨雪中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  
昔游定夫楊中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  
佛法亦然使世之為弟子者若此其學諱有不成  
者邪因觀歷世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  
御製達磨大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  
下文宇又向西北循山崖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  
山勢呀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  
是為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  
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玄蟬鳴聲上

下峻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入里巖有惠可庵  
 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曰圓宗者  
 甚能言相與論辯壘壘亦自可敬飯畢啟行逾十  
 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  
 循深澗灘石磊砢按轡徐行毛髮森豎俄經一小  
 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塗者索  
 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日逆月早曠而赤色其地曰  
 朱火之象也是豈早暵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  
 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憩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  
 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道偉可觀  
 觀畢即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  
 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司訓吳永庸謁中嶽神  
 祠且默禱久早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  
 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  
 培塿不崎嶇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蟲綿長數  
 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益乾  
 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  
 殿南粹而降神殿三面皆圍生中甫像丹青頗剝落  
 而筆意蒼古督李承命畫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  
 以百數惟王僧奉勅撰者筆最奇壯字體雖甚勁

麗文漫滅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摸榻以考其  
 舊既出李具酒飯于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方  
 丈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  
 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永康循北門  
 遊嵩陽觀觀从廢淮古栢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  
 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其  
 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幃  
 幄如擁車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  
 不能去惟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  
 河洛似獨遺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  
 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  
 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洄淵尋崇福  
 宮即太乙觀林深從者述失道徑返數四始達宮  
 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樓  
 於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檮蒲泛觴三亭  
 今惟九里池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涸則泛觴亭  
 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  
 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  
 鑾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煙斷礎鞠為丘  
 墟樵人牧豎得而辱馬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

與天地長久永存今自若此豈非物之與腐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頽諸山巒然如畫追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峰綺絡繡錯高插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日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灑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啟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恠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刹殿宇頽圯惟浮屠巖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二臺廢圯北顧層巖二十四峰舒奇獻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寒頗不憚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以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於簡以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公俾想見茲遊之盛一以留登封亭宮以俟他日好遊者之故

**李夢陽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峻實云是為記  
孤者也是形拓勢積靈秀出沒登之目按歷汝而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巡遊汝而遊於亭乃俛仰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四

卜洛定郊土圭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概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子曰美哉是利也譚子曰鎗鈇窈如噫如噴如嘯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答也曰二君遇崆峒子述其事崆峒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地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虞虞乎莫知所從風乎莫知其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方然患其乖也於是使陳詩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瘴惡前澆而培淳迪純以剗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為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

答田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馬雖然  
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  
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  
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蔽  
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  
日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  
吟嗣子之言風也請  
諸監察以名其亭

### 遊輝縣記

李夢陽曰詩云泌  
之洋洋可以樂饌

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  
蘇門之山降觀於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  
覽於三湖逐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  
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修  
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  
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  
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祀之獨籍川  
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  
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峰萬餘數森森  
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峰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  
一泉統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  
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

##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望

魁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巖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  
慮上黨而盤山路石呀嶄嶄行若登天然過此  
豁然曠然而四面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  
源焉三湖有巨竹蒨茂登山西望亭亭綠崖而綠  
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黝瑩能鑒天日  
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  
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者邊寺磽  
田以千數然故櫟椽礧磊區耳於是寺僧招流入  
墾之租其入率斬茅菅阻巖崦爲聚落煙火裊裊  
相雜也輝縣產魚稻借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  
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  
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爲雲已知其山也蓋又喜躍  
馬行輿不卽至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  
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遊蘇門記

### 王教遊安

### 樂窩記

方侯以余過其城甚歡慶且曰君子至於  
斯者未嘗不訪夫蘇門余曰諾侯乃率賓

從具樽俎爲百泉嘉會感今憶昔邈爾興懷非徒  
曰賞心樂事而已酒旣行出遊山於是卿貢士郭  
君瑞甫王君澄甫乃亦從余度泉源循山麓聯鑣  
履屨凌高眺遠幡然欲御長風出塵表遐想大觀

未能即遂也相爲依沿雲崖迤邐北下約轉折纔里許得邵子之安樂窩入其室瞻拜其遺像焉雖疑非故址然而窩之取名寓意寔大則又三致稱歎云舊聞此窩之在當時亦惟繩樞甕牖環堵蕭然不如今之祠屋煥然足稱華居也堯夫則安之樂之可以規其中蘊矣天下之安土者樂天厚望於世必多怨尤是故安則不求於樂而樂在其中樂焉不本於安者顏淵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皆隨寓而用不安以故浮雲視富貴用則行舍則藏無一日非樂堯夫之安樂各窩知非外狗精蘊在中蓋有取爾也九京孔厚往哲難作孔顏所樂遺書足證仰而邇求亦曰安仁而已矣樂天而已矣求之無遠安土卽是世人之忘其所樂滔滔皆是者不知安之爲安故也君子則何以爲安素位而行居易俟命焉爾能由是則聖域可

**李濂遊三**

湖記人有言曰河北諸各山固多而惟輝縣山水爲勝輝縣山水湖奇絕爲最勝余慕三湖久矣今年春始克來遊幸償夙願云於是作遊三湖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里

記藏諸山寺以附昔賢故事記曰輝縣之西北七十里曰侯趙川四面崇山叢壑而中悉乎疇煙林村墟雞犬相應蓋彷彿桃源焉相傳古時避兵者居此實四塞險阻之區也侯趙川有水北流土人呼爲北流河武者乃謂侯趙川無川誤矣然遊者欲至侯趙川必過十八盤山而十八盤山極危峻石磴及隘盤旋而上殆若登天然遇不可輿處則徒步行僕夫幸良以上俯瞰兩崖頗深峭若較諸天壇之十八盤山則此差爲易上矣余晨出百泉書院過午始抵侯趙川少憩巡檢司頂之至中湖寺岩谷幽窈倚崖叢竹數萬竿翠陰蔽日涼颼瑟瑟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余坐其下聞竹音如笙簫竿籟心神蕭爽中有石鏡半規下聞能照山石等僧曰昔有一上官見此石異之昇以歸至盤山頂忽昏闇無覩乃復送至寺云余聞僧言因憶歐陽公作菱谿石記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誠有識者之言南湖至中湖僅三里北湖則倍之濶大宏敞視中湖寺咸弗及乃若各當一峰之奇有泉有竹則三寺同耳

中湖寺建於唐中和二年南北湖寺則元至正間  
建有碑刻存焉余徧遊三湖昏黑不能返宿中湖  
寺是夕風起撼林木獵獵如秋聲卧不成寐乃秉  
燭起坐賦五言古體四章曩正德戊辰春北魏李  
公夢陽寓汴嘗往遊三湖歸為余言中湖之盛殿  
宇壯麗煙火稠密僧徒數百人歲穀餘裕則乘騾  
馬詣存者僅五六人朝不諱夕余恠問其故僧撫  
然曰比歲不登賦役日繁里甲逃之四方邑長吏  
繫僧完其逋坐是大困余聞而悲之乃私歎曰叢  
林廢與寔物理之常無足深慨所可慨者徃重而  
上莫之卹民咸棄屋走至僧亦弗能寧厥居此中  
原安危所關有民社者不可不亟為之所也詩曰  
不綱於位民之攸墜又曰瘠此下民不殄心憂鳴  
乎安得不懈於位之君子而遊百泉書院記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聖

齋姚雪齋牧菴王鹿菴秋湖耶律丞相竇學士咸  
遊寓於此余自束髮慕其勝屢欲往遊不果乃今  
歲之暮春膏車西邁逾二日止百泉書院肅謁先  
師像遂登蘇門徘徊嘯臺慨焉懷孫登之為人史  
稱登居蘇門之士窟中每讀易常撫一絃琴阮籍  
往候之與言終不答退至山半閉山巔有聲若鸞  
鳳乃登嘯也嵇康從之三年不言臨別康強之言  
登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  
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  
識真所以全其年味斯言也其善體易者邪傳曰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登之謂矣偃人巖在蘇門之  
巔有偃人足跡巖石上刻大字三曰偃人跡下嘯  
臺迤邐西轉約半里許至康節安樂窩拜其遺像  
康節范陽人勿從父古徙共城父語之曰若知孫  
登之為人乎吾所尚也乃築室百泉之上各其所  
居曰安樂窩布裘蔬食病瘵以養父而李之才適  
攝共城令遂授以數學後入於此建祠專祀云出  
安樂窩東行南下入三仙洞洞高一丈許內塑丘  
劉譚三真人像乃其修真處也或是為書院之  
之士窟誤矣降三仙洞遊集德資福宮定書院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器

左隣乃蔡氏園址也而書院西墻下有古白楊樹十四株高出書樓之上大可蔽牛蓋數百年物也

過古白楊樹為思親亭在蘇門之麓百泉之上昔許魯齋寓其城日時與諸門人遊眺於此厥後子

師可為衛輝路總管思之立亭門人白棟撰記刻石亭中過思親亭為衛源廟以百泉為衛水之源

也廟創於隋世稱靈源公殿曰清輝麗邑之得名日輝以此宋宣和初置正祀典改稱衛源之神有司

王至明朝洪武初置正祀典改稱衛源之神有司歲以四月八日致祭禱雨輒應廟中諸碑刻具載

唐宋以來褒封之典而所謂聚遠亭耶律丞相祠舊在蘇門山上今址廢歛余之遊百泉也輝邑令

郭淳設宴泉上以候既登蘇門遊覽畢乃赴席於涌金亭亭之正壁有蘇東坡書蘇門山涌金亭六

大字宋元暨至明朝諸名士題詠甚多曰涌金者泉仰出縷縷千萬窠漚為巨池方廣一頃餘水

冷澄澄白日照之閃爍如金故名中有菰蒲荇藻魚蟹之饒埽涌金翼然而相對者噴玉亭也亭中

有石碣刻靈源二大字是即俗所謂聖井者而看花樓乃在涌金亭南池中當盛夏蓮荷芬郁翠色

上浮扶疎葱蘢今改為穠翠亭穠翠亭之左曰洗心亭右曰雲橋寔為中流勝槩薄暮移酌穠翠亭

坐聞棹歌漁唱於蒹葭洲渚之間而泉流觸石怒響作噌吰鐘磬之聲晝夜不絕余倚欄四顧波光

接天沙鷗水鳥飛鳴上下者殆不可數時春雨初晴岸草雜吐酒酣起舞逸興浩發於是援筆賦七

言近體二首五七言絕句十首書諸亭上而又總為一記以識歲月第愧才思蹇鈍筆力萎弱弗足

以揚休山川同聲往哲聊以紀一時翁大立百泉之遊而已時嘉靖己巳三月晦也

種樹記嘉靖己酉初夏予校士至百泉環泉皆古木也少倦即憇息焉予性喜種蒔而視土

又宜木適思為郭橐駝事矣或言夏月恐非宜予曰天時不如地利此地泉甘土肥無害也於是命

僕吏移梧桐二十餘本竹數本植之書院前檜栢椿楊榆棟桃杏榴棗諸木視隙地即植之旬日而

去踰年十一月予復來校士顧前所植竹木蔚然茂矣迺召諸生語之曰昔陽貨問樹人於孔子孔子曰樹桃李者夏得其蔭樹蒺藜者秋得其棘孟子

子曰舍其梧櫟養其楛棘則為賤場師焉諸生予

所樹也將爲桃李耶楮楨耶予何  
樹木易樹人難也因書以示警云  
楊嗣昌錦屏山

記雒水自西而東將一線道界破平蕪北則邗山  
如魚之暴腮沙際者其形東西長倍南北者五而

西之北稍副焉城之南則錦屏山也高有十餘勿

長若度城而擁之其質石骨而土庸庸骨之間毛

髮森然立者數十萬株不知其託於庸與骨之間

視其面有窪窪焉隆者如指輪窪者如指縫視其

巔有低舉舉者圓或如螺髻削或如推髻披散或

如墮馬髻低者如自頂度眉如兩眉中交不連而

斷焉視其身則千百疊也通邑居之有其全於邑

者析之家有數壘故者有枕側者有路端正者有

背負而轉面相向煙雲供養復無端崖此錦屏之

所以名也或曰前山如錦後山如屏登山之道西

山城關折而南溪流跌宕帶兩山如屏登山之內

一山青鏡如走馬使乍勒其御蹄有餘怒者折而

西行北上屢陟念峻如刀割一方綠玉疑立其中

亭南望所謂後山者如刀割一方綠玉疑立其中

恐于闐無此料昆吾無此刀如取碧海青銅截流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巽

仰柱又恐并州無此剪也亭之前北望太行芙蓉  
萬朵濃如滴翠又若干餘萬戟整旅東行日盡意  
不盡自此以東清霽可見洛城今皆隱焉然邵康  
節之回頭不望洛陽山正錦屏作也亭之西三鄉  
女几掩面行雲其西北連山羣稱熊耳又有孤峰  
矗矗於天柱撐以爲關中太華不宜迨露如是當  
是新滌近地而不知其名可惜也是日向暮大風  
制人飲數巡而下楊令四重壺關人姚廣文逞秀  
水人也相對深談王屋紫團徑山更自奇勝相奪  
人生足目有限雖復青山白雲不能獵取隴蜀何  
況其他反署不暇

皇清薛所蘊遊月山諸山記

戊戌九月朔二日出郡  
城十里渡丹水由西張

店稍折而北循清溪穿密樹按轡徐行至閤家曲  
蹙憇小莊柴門草徑纔可容足疎籬樊圃碧流環  
其外入耳潺湲聲不絕圃外綠竹掩映青霽四布  
頓視居人如在煙帟中稻實初黃間以青芋蒼翠  
逼人以為得未曾有復上馬行經關王廟至大梨  
岡中間不二里一村茂林流水相連亘不斷舍遠

綠竹門對清渠家家堪入圖畫至此如食蔗漸入佳境矣迤北更踰數黍落抵陳萬村巨竹干霄密比如長廊杲日之下常疑有雨氣撲人衣袂秋柿實纍纍如倒掛珊瑚沿溪草木不能遍識而竹林鳴鳥關關似耳不經常聞者又五里至許梁更五里至中道樹色水聲與陳萬村同而修竹更多長廊蔽日視陳萬村不啻倍之薄暮止村墅適年友任孝廉大行至自溫連床促膝推窗對竹豪歎繼談宛在武陵僊界翼日初三杖筇遊月山寺太行借余徑亂生四兒穎生先遣待余由清化鎮北行至則親申鴻臚華明謝翁暨其孫茂才羽君攜酒肴共登眺寺為金空禪師創闢踞形勝衆山圍繞周匝如天生梵城環山谷相以萬計讀碑文禪師丸泥以彈弓射之所中處則栢生也結構弘敞層累而上凡數重最後傑閣聳出憑欄南望中原在指顧中迴廊曲洞遍崖谷間貌迥迤麗備極名勝余嘗遊京師西山以為碧雲壯麗香山幽秀此差似之而登閣眺遠則四十門頭逾百衆因里甲為寺僧寥寥據僧言舊四十門頭逾百衆因里甲為累相率逃去故至傾圮夫各刹中衰良可惋惜而

河南通志

卷之第四十二

巽

山僧同里人充徭役似為未宜余題詩有愁閨釋子語徭役及空王之句誠重有概也比出見新勅貞珉紀今明府孫公免雜差堡夫文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但須除豁里甲則永釋重負是在長民者一推廣之爾是日旋中道初四范封君成初杜太守寶非相招重遊翠孝廉鳴鶴亦持酒盃至謝鴻臚祖孫仍留寺內相與更探諸峰奇勝薄暮復宿中道村墅初五雨越一日初六入舟河口觀十八堰分源處水石相薄山谷響答稍深入則石溜激射水磨以百計磨山水為香料瀆洞翁蓋如吼雷噴雪相對聚語不聞人聲亦奇境也渡板橋而西次萬善驛宿社友子衿衛美之綠雲齋詰旦遊水峪寺美之同其介任允茲茂才持酒共飲蕭孝廉醉樂石上孝廉名永命郡才人也萬曆丁亥間讀書寺內見巨石橫澗中水流其下坦平光澤可環坐四五人把酒踞石醉而樂之因鐫題數大字字畫遒勁遂為山中勝蹟余為諸生時亦讀書此寺寺幽折過月山而結構稍不及寺僧出迎多不能識認大半後余入寺者而一二舊聞黎皆皓首蒼顏無復昔時容貌顧余自視龍鍾不知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巽

密如何詭笑讀北山移文能不憚應晚仍止萬善  
 約次日酉遊雲陽寺重九佩萸囊登高紫金壇初  
 八復雨不果行山靈其有以拒我乎甘雨滿返兵  
 夫行泥渾中越起若不能前比至舍漏下二鼓矣  
 憶余年少時常有志山水竊羨向平婚嫁畢長遊  
 五岳乃僕僕任宦間緇塵撲而逾三十年老歸林  
 下始其展幽尋近在百里之內者輒不知佳勝如  
 斯朔其遠者奇者今又以五衰相逼無躋勝之具  
 海內名山木恐竟不能多寓目

**遊雲陽懸谷諸山**  
 記 戊戌九月余同任大行胤侄穎兒有野王行塢  
 之遊因攬勝月山水峪諸蘭峯約重陽登紫金

壇先一日大雨如澍遂不果行私憾山靈有以拒  
 我今已亥九日決意杖藜往初六已刻太水之興  
 溫吳中汪介人適館翁園登高能賦於山水後行夜  
 更勃勃不能自已遂同三弟空如初七午後行夜  
 憩環封掖莊詰且劉紫支茂才來涉溟水而北經  
 栢鄉鎮諸君稍前余過訪楊子玄宗伯亭午抵東  
 鄉柳之太虛觀食食既北渡沁薄暮至山下紫陵  
 紫陵者唐縣令為大聚落至此覺嵐氣撲人翠色

欲滴矣親申越生雲程治具相款霑及僕馬為誦  
 少陵白飯青芻之句質明請山麓紆回而上入雲

陽寺兩峰對峙如屏一礪宛蜒達寺左而前茂林  
 叢翳若綠毅遍布煙雲滿眼已自咄咄稱奇余有

詩介人亦有詩里許忽平地數武殿三楹祀太昊  
 伏羲氏至此少休更折而前仰視路出雲際一峰

突起當前疑塞逕無隙可入若比緩步登陟透迤  
 盤礴之中忽割然開朗眼界為之頓豁遂題詩有

登轉礪通明之語於時白露為霜柿葉深紅藤蘿  
 蒼碧相間岩壁陡附如畫家斧歷數百盤開石為

樞秋山圖也踰礪燭香爐三峰歷數百盤開石為  
 洞約三四龕供靈官觀者人士諸像石坪丈許可

憩行人稍饑渴楊茂才承如特陪行携壺榼常隨  
 踟躕坐石上相與飲啖登一天門漸險峻過仙人

橋閣玉鼻凜凜生恐怖心復踰重門大抵愈入愈  
 險比至巔息喘喘不能定稍蘇石磴間乃起渴神

拜跪幾不能勝倚筇南眺黃河依稀如帶太少二  
 室若伏首揖遜者余詩曰千盤嵩室三花小九曲

河流一帶黃誠日前實景云暮還宿紫陵雨竟夜  
 詰旦微雨入仙神口煙嵐變化巖壑增勝昔人有

詰旦微雨入仙神口煙嵐變化巖壑增勝昔人有

詰旦微雨入仙神口煙嵐變化巖壑增勝昔人有

云山色空濛雨亦奇者良非虛語乃作雨中看山詩此一川稍濶平曠祀南岳魏夫人香火甚盛南境界無大奇特獨是清溪旋遶右偏水石相激琳琅聲如笙簧迭奏頗足娛耳殿後平地矗立一石高大如廣屋端嚴可敬後半一罅穿透更奇士人傳爲魏夫人金簪界破石爲之可笑而于越瀾西北廟妄謂夫人梳粧樓巨石爲之不韻矣越瀾西北迤邐行爲泃瀾寺兩水交會蒼蒼及抵寺一水自遠山來從絕壁一線罅中球珥而下瀝爲方池大雨席許澄碧如盤石文隱現樹影橫斜引之遍寺以內可沐可灌可回環殿廡厨竈間山椒多梧桐冬青白檀樹有逾合抱者任僧云桐樹折枝挿地輒活誰謂石山中有此佳土脉哉亦奇矣未刻徑探真谷其正路由山外入谷中較少坦虞途迂抵暮弗克至劉紫支指山後一捷徑可攀援而上衆唯唯鳥道盤空不三五步一轉路盈尺下臨深翠目顫膽搖足蹒跚不敢前同行者皆心悔然進退維谷健僕扶掖而升將瞑始造其勝處一徑旋轉少平

須臾峰巒聳出峭絕如削竹樹青蒨山色水聲變幻不可端倪同人乃頓釋悔怖咄咄稱奇曰不歷羊腸之險安得卽觀此上方仙界也哉又歷數折高壁出天半似巨靈手劈五色暉映倒懸若覆爲藏佛閣風雨不能及訊此地初名真谷宋人改爲懸谷摹寫山形畢肖意義甚奇而時人有訛懸爲玄者亦未顧名思義耳古石洞二北洞鑄大佛像甚莊嚴壁刊妙法蓮華經全部字畫遒勁石晉天福三年遺蹟也南洞鑄小佛像千旁各書佛號極精工土著一莽子矜欲居避寇輒鑿壞可惜果有如佛經地獄之說詎不怵然可畏也耶南洞口隋碑一隸書蒼古文亦有法度惜記姓名無可觀者能窺其全豹餘皆宋元人遊覽記姓名無可觀者岩底一泉幽窅莫測其際鑿小石渠遙引而下盤旋如蛇逕聲淙淙不捨晝夜灌竹水折入深林密菁中莫窮其所止一僧獨居行甚苦其先宦裔爲富賈一旦敝屣棄之隱此谷殺食一切酸醎滋味皆謝絕猿猴虎狼馴擾不避得此僧在持雅與各山相稱絕猿猴虎狼馴擾不避得此僧在持雅與各歎羨以爲生平得未曾有汪介人曰吳中諸山無



圍檢奚囊得詩十有四首

### 鎖水閣記

孟於古爲河陽地津渡黃

初立州焉置使建牙雅稱形勝歷代相望人文蔚起輝映往躒白金大定中剝濬河患徙治今城明勝左隅青龍逕強處弱且大河東逝洩水遄奔關鍵無力地氣不聚見之人才壘其然乎崇禎庚午

後吏部郎滇南鹿胎李公希揆以壬戌進士來爲邑令澹靜慈惠民號李佛政簡刑清出胥周原謂

東南五里其地宜閣於是揆日鳩工士民子來傑構嵬起高逼霄漢翼如巖如南帶濁河東襟洩水

勢若環鎖龍矯其首虎戩厥喙登城遐眺望之儼然侯乃置酒落成頽而樂之曰是後邑人士必多

崛起彪炳豹變鴻漸鵬搏翹首可袞且計日當有入翰林者若繼此續建連亘城隅盛不可言幸記

斯語留爲左券甫踰三載余乃僭負館選自是科甲接踵文明大啟人皆謂李侯于青烏子之書探

討精微言猶在耳信而可徵借寇難輒與兵火連綿是閣也僅如魯靈光巋然孤峙爾先是工初告

竣余方宦遊他所貞珉勒紀雖列余名而文實代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二

序

爲揆賦順治戊戌解組侍養繕閱舊志乃見斯文建閣之義叙述未明友人相勸改作余思興起人才及豈徒乞靈地形而宅鑄考卜八百肇興姬公營洛亦於陰陽所交風雨所會殷殷留意斯理具存未可厚黜後之爲師儒者觀斯閣也謂邑實生才益昌明教化以勤訓迪而士生斯地日吾土非故不靈者爭相切劘以交奮于德業文章之途將聖賢豪傑道德功名超軼前代昭茲來許益徵李侯之言信而斯閣之建所關不甚私遠哉閣高五

丈肖文昌帝君像於

其上維邑之望云

王鐸游金門山記

北里中竹樹如鴉首大數百頃環塞之南爲玉笋山給諫張王

調數世居此山高切雲霞而形爲連珠堪輿所最

貴與外隔招待御邢舜玄騎馬十五里渡溪水馬源與外隔招待御邢舜玄騎馬十五里渡溪水馬

不淫腹經玉笋諸峰下山勢負氣出力以爭勝于

西北峰路旁大石如牛馬又渡溪水抵金門山麓

竹林外人煙藹藹十餘家乃段氏也余與玉調賈

勇歷崎嶇絕頂四面望熊耳眺盧敖山錯繡相亞

舜玄登半捨石華一猥從石壁遊余入東高峰其  
上黃帝時伶倫造管竹尚餘數百等石佛頽破屋  
無僧雨忽至日即山尾螢輝坐人衣段氏餉余豔  
客曹陽虛亦至即席限韻酒醉仰天大呼曰佳哉  
此山幽邃窅深他日卜居可免于負余哉刀之功名  
者馳驟于戎馬之門勞碌恐懼于鹽穀錢力之事  
而煙雲猿鳥石林酒趣不遑兼而有故造化者秘  
其靈奧深奇之處私厚我輩不輕令熱人溷焉者  
以其情勞于世焉者也嗟嗟一登率壘煙雨來  
况於深入而人居之寢食云爲又何知夫逐逐無  
厭一切羶畏之途哉是時王調以直諫謫舜玄以  
養親歸余以請假歸峯崇禎己巳九月十六日

**龍馬記**

余兒童時戲于河墟父老曰此河中下多  
石子有聲音出龍相傳曰爲惟余亦訝曰

爲奇後數十年閱石碣所紀載知爲宓戲畫卦八  
卦肇端龍馬所負之圖龍馬所出之河今孟津西  
北河中漩渦倒流者即龍馬所出之地由底柱東下  
梁山錯制石骨水無所發其憤恨躁急沃深頽潰  
盤曲放于平原宿莽得呂暢其所性如怒如悅斯  
河之舉羸用奢而不受緇抑之一端也按圖馬微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至

類驪騷水有光身龍鱗首口鼻類龍獸成雲無  
角毛文入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胃乎天地神鬼  
之道爲千古文章鼻祖曷良亦奇矣夫天地間最  
靈最秘之竅鴻濛若有司之奇矣夫天地間最  
于宓戲以手闢玄沌剖露文明蓋天之所以資神  
聖而自釋其苞結鬱蓄之意者乎豨是始知父老  
之曰爲惟者千古曰之爲大經而非惟也規梁三  
才權輿萬類賢不契非賢智不契非智聖不契非  
聖喬喬皇皇範圍曲成綱紀人鬼者得宓戲而始  
靈虜也歟不然西狩獲麇則從而斃之矣世之勝  
塞天地之意不轉爲鬱結也歟余謂父老之言是  
也謂天地使神守之費而不竭不獨圖惟也馬亦  
惟也河亦惟也文王周公孔子亦惟也宓戲尤惟  
之惟也河亦惟也文王周公孔子亦惟也宓戲尤惟  
是即題爲開闢一大惟而

**梁雲構烏蝗紀異**

當丙  
孟津一惟地也不亦宜乎

秋螟蝗突來飛蔽天日遇蘭七晝夜乃絕詢之農  
父有生年八九十未嘗見其異者所食禾黍略蓋  
丙午及辛亥再罹其患雖捕之者授錢授粟而猶  
蠶繭甚蹶屨汗邪制如也遂寧陳侯以是冬始受

邑符乃効青州故事聞舍哺之民用是以無憂聞  
 歲大熟方穎粟時蝗復來視前穰愈張鋒愈迅所  
 至一空農夫餉婦啼號大作聲振原野蝗方抵蘭  
 忽有羣鳥結陣待之蝗方會食鳥輒怒飛而起利  
 距長喙慘如刀砧蝗之死於搏擊者可什之五被  
 刺者可什之三垂翅而遁者可什之二鄴郡皆苦  
 蝗獨於蘭無犯茲非鳥也方哉雖然茲獨鳥也以  
 哉在昔輿鼓脚珪集沓流屋鳥實有靈然皆有以  
 召之侯之翼我蘭也不翅鳥之翼其卵也不翅鳥之  
 蘭也不翅鳥之哺其雛也其營我蘭也不翅鳥之  
 營其巢也其拮拞而圖我蘭或列之上大夫之薦  
 劍或騰之毗隸之口碑或形於紳士之紀頌童叟  
 之謳歌卽以方漢渤海諸君子何多讓焉至於祥  
 鸞之嵩德擊鶻之雄威生魚齋馬之清節破雞渡  
 虎之明斷是所以却蝗者乎是所以從鳥者乎鳥  
 奚知何以擊蝗奚知何以去一時謠頌遍作旁及  
 鄰郡皆詫其事而竊有詠焉多以郵筒見寄余柔  
 之得三百餘篇將以傳之史編更有請者卽是固  
 足以紀異今有二事得不遺之乎麥獲十倍何密  
 兩歧四鄰陽侯所囿而蘭大有秋茲並蝗可稱三

張縉彥白鶴觀仙蹟記

白鶴古觀不知

異余曰此二事後有作余當續紀之  
 始自何代相傳宋政和間仙人劉海瞻經過飛篆  
 垂壁之上今石刻炳然望之如龍翔鸞舞者是也  
 先生丁晉季之亂往來燕秦間投簪辟穀葆真服  
 氣去而上仙一時游歷多有異跡北方之人雖兒  
 童女子無不知海蟾者然先生去今千禩矣事寧  
 傳疑辭所証據無論矣卽如石旁董賓卿所記白  
 鶴觀謁知事崔重微且金皇統去宋政和不過數  
 十年耳縣令王廷宣石碣乃謂先生避秦焚坑之  
 患隱其名而道號顯似環耳惟陋異常絕不似貴  
 人黃冠氣象下有一蟬仰沫吐珠又不知取何意  
 義無怖乎世人之訛稱也余低回其下悚然久之  
 夫仙宇去今方數百年已爲手拮模畫漸成細淺  
 而石旁題記數字又磨滅不可全識再經千百年  
 有與荒煙斷草俱歸汗漫之鄉耳可勝歎哉余于  
 是詳爲考稽如晉史別仙傳左編文獻通考三才  
 圖會諸書得先生身貌任籍學道出處頗具乃爲  
 鐫像紀志以示問奇者易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晉有陶隱士東籬笑傲不爲斗粟折腰跡其排源  
詩記飄然有凌雲之氣先生澈履功名掛袍道跡  
寧獨慕紫雲青苔哉去燕適秦蓋其寄託遠矣其  
志尚則亦淵明之流亞與若夫至人天隱其次地  
隱其次人隱先生化氣成鶴齊萬物一死生天隱  
之賊抑又未可量也榮祿者身之災也聲名者道  
耳然則謂先生謁汲令恠陋異常可也謂先生爲始皇時人  
可也謂先生蓬鬢銀耳恠世謂先生爲始皇時人  
海取精蟾蜍亦可也凡若此者皆天隱之極致先  
生之實錄若夫神篆飛空偶然相涉此呂  
公偶傳丹篆千年術耳豈足以窺先生哉  
依水園  
記百泉勝絕羣水自孫臺邵窩遊屐紛沓而萬古  
深綠遂爲杖履破削矣余又躡澄碧旣厭塵喧  
乃循泉源之尾得之吾已甯水之奧其流環輞而  
北數十里可漑可泥可漁而又無昔人之結構以  
薄雲氣乃掃穢鋤蕪爲依水園闢楹一望對翠亭  
柳翻我以青陰草茵爲以軟煙閣檻一望對翠亭  
而延霞綺几坐間煙波反覆焉王覺斯先生覓而  
樂之顏之曰水龕龕之世列竹柏桃柳木槿芙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藝文

數百株東穿曲池引衛水入之魚得蔭焉池之旁  
起榭石疊峰複巒漂浮水向坳處有土洞深數尺  
曰雲浪洞上架小橋以通桃山桃山者池上浮土  
積而成丘取北山亂石雜之蜿蜒龐髀高深之致  
豁如也稍東有亭曰撫嵐左右林木鬱蔽亭獨疏  
遠老杜所謂開林出遠山恍惚見之亭之外以瓦  
成垣野翠天碧玲瓏錯落北望花樹如秋月窸紗  
不知塊壘之在眼際也水中有畫舫具茶鑪酒壚  
載漢書唐律數卷春雪初融卧聽撒網聲颯然  
秋濤怒生噴薄拍岸鷺飛衝沙雁寒聚浦上汎橋  
口下汎馱灣竟夕忘返所謂流連之戒余得勿犯  
耶岸拓半里蓄棗柿桃李蔓菁流連之戒余得勿犯  
望蘇門有如几案南開簾以迎旭晴雲舒卷水鳥  
翻飛門有先生大人者車徒可憇名之曰集漪山居  
此室去水稍遠亦曰集漪者風與水相際而成漪  
每當風聲吹葉綠浪飄渺余魂夢依依不自知其  
在河渚之外也室旁有小室二南曠宜冬北牖宜  
夏室初成堊壁如洗覺斯先生自共城來夜宿忽  
狂起呼僕夫研墨走筆寫大竹數十條風雨蕭蕭  
園丁驚走告余急往視之先生大叫索酒漿自勞

而趨觀者咸以為有神來焉西壁則以郭山人世  
元寫松鶴配之脩冷之氣與蒼勁之風不復辨也  
圍去城數舍村民可至迺遊人所賞千年來  
處喧而能寂其德有足尚者士君子裏煙霞為骨  
裏風月為致豈必絕塵脫迹哉終南之徑可塞北  
山之嶽尚在首陽非清柳下非濁若利害芬其情  
得失矜其慮即寢處蘇門百泉之間公和堯夫其笑我矣  
李森先天中遊記 戊

天子哀其狂直復還官未幾遂有中州之命已亥正

月二十五日

陸辭就道過邯鄲黃梁洞見余被逮日壁間題詩猶  
在因援筆更續二首純陽子讀之知余不作兩截  
人當為一絮二月初七日抵磁州遂入豫境豫之

君命是臨民生是寄思所以無負斯役者終夜輒不  
成寐首歷鄴下以太將軍駐牧其地遂趨漳上流  
入林蔭初閱萊田於民隱未甚悉登黃華山山舊  
有主人學士王庭筠詩筆姿蒼勁余喜而和之觀  
水簾洞飛瀑為域中第一乃大書雲濤永柱四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三

於其上隆慮之勝盡在茲矣次由十八盤至輝縣  
觀百泉得循河源隨登薊門尋嘯臺遺址遠眺巖  
谷孫登鸞鳳之音猶隱隱出天際因憶步兵當日  
受旨登生惜觀火之言嵇中散不能用語終亦不免  
為傷嘆者久之山之西即邵先生安樂窩有樓在  
焉余少憩如坐光風霽月中余悉紀之以詩次出  
覃懷至孟縣謁薛夫子戒余以

天子命無容忽兩河之民未稔

上意宜開諭之因得聞豫上所宜隨拜太翁于堂上  
太翁齒已踰耄飄飄若神仙子若孫環侍其側貂  
蟬掩映萬石君不是過也因題其堂曰三樂更為  
長歌曰此弘農界上也因宿焉次日大雨雪有土  
吏擁馬首痛哭大呼曰宜陽永安諸邑兩以清丈  
不均人若羨洲今幸公來庶有以活我余槍甚衝  
寒策騎而馳忘其所為雨雪差足餒人以氓生疾  
屏山直俯公廡雪光山色差足餒人以氓生疾懷  
不遑與覽溯洛而西走永寧悉得陶復陶穴之舊  
澗瀍伊洛環注其間一望皆沃壤也父老為余言  
此廬廬者持洛川 片土耳外俱石田不可以耕

民是以稱苦余見永寧蒼貧繡野不下萬區詢之  
土人知有竹田水田川田之分其中爲富族兼并  
民無所告始知昔之擁余馬而號呼者蓋爲此也  
因思近山諸邑田賦未清者豈止宜永何可不一  
省視乃回轅復返弘農途中訪呂文穆故壑登狀  
元閣想見其爲人范南而望見奇峰秀天蜿蜒數  
百里者二室也薄暮雨對不已宿少林寺秦槐漢  
栢俱入余遊屐中翌日遂謁嵩君廟勒詩於石次  
至密縣卽大梁屬向之崇山峻嶺咸舍我去而極  
目皆平原矣密東有白松大山圍高數十丈翠葉  
歲蕤皮色如瑩玉相傳爲黃帝三神女所化此齊  
諧語後人吟咏遂及宓妃洛神事讀之令人作嘔  
獨吾鄉于鱗先生用子雲玉樹青葱真稱雅當余  
亦得而屬和之繼抵杞縣蕪軍侯於郊執紉而慰  
余曰余撫茲土賦漕是經余之職也不克殫厥圖  
乃以煩執事行且憊奈何余俛謝之曰今日之事  
王事也朝夕敷歷猶恐不勝以取罪戾何敢云憊因  
相與攢眉籌畫良久諸臬司來謁亦各以公愼矢  
駐節三日乃東指亳郡路出考城其邑令爲余髻  
年筆硯友蒲伏道左執吏禮甚恭余悲故人之爲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五

下吏若此其勤也留彼署中與數平昔幾達旦次  
日抵亳杏雨桃風非復兩河景色若無所容其荒  
度始信梁園自古繁華手把遺篇爲增慨耳次歷  
劫灰諸名士一時俱盡至金陵登畫卦臺道人獻茗草  
汝南取道陳州謁太昊陵登畫卦臺道人獻茗草  
此爲中州開天文字祖其西則子由亭四冢西水  
榭連其中傳爲潁濱先生讀書處余皆有詩紀之  
是日過夫子絕糧處俯仰遺碣慨思吾儒志天下  
馬足車塵遂至於此咏歌其下至爲之流涕云越  
陳卽抵汝寧十餘里問士民聾屯哀叫聲徹於天  
咸謂汝寧前此清察有司實贖我以暹有加無已  
何以輸公租行且無遺荷余遽止之曰爾等毋過  
激乃爾我奉  
天子令入爾疆自當爲爾區畫終不爲爾等累明且  
盍集學宮共相諮議以期得當地汝地也民汝民  
也但使虛不言熟熟不言荒  
朝無遺田民無賠賦可矣亦何分於先後使爾等抱  
兩畚有加無已之虞哉汝民間之羅拜道旁歎呼  
之聲又徹於天曰今日始知清丈爲  
朝廷良法美意微公言之吾儕愚氓亦何所知感思

鳥獸散矣留汝三日昭巡方使其商以其狀聞遵路而西卽歷南陽境行百餘里荒煙蔓草不聞

鷄犬聲昔夏初暑余疲甚忽見一古殿巋然乃漢

光武廟余進謁之殿前有二桐吐蕩如曳赤錦道

士言此樹遭雷火焚矣數年之後復秀鬱如初

亦一異事門外一泉清流可鑑平地側湍人傳為

光武振倒井余自別二空目不接山容者匝月忽

有孤嶺在前詢之知為小武當卽宛南界遂渡白

水河弔真人遺烈宛郡向為寇據血吾宛人幾廿

年沙塲惟聞冤肅張大將軍手芟荒蕪毆兵徒而

耕之遂開府其地以故彼方民一兵九所見皆甿

釜南陽從來不可聞於今日益信余為陳

天子意諭令以所闢土悉入王會大將軍悚然曰吾

武人僻處遐陬不知

廟議如是普天王土敢不正供以應我公首聖之令

於是兵民始帖然無譁事竣歷卧龍崗造諸葛廬

有殿三楹書淡漠寧靜字以額之因謀北還泝從

者言東道紆不若走南召較捷但山深徑仄不可

以輿余於山水興復不淺遂自石橋入南召行百

餘里皆盤旋於千巖萬壑中幽峰夾路古樹蔭人

如張蓋呼鳴啼狖之聲不絕于耳古所云鴉路者

是也行二日乃由谷就陸計所涉溪凡七十二道

至翠峽透迤一步卽生一折其數蓋不可得而紀

也中州諸山路此最幽峭行者無異山陰道上余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藝

報

成命暇中諸憲長邀余遊周藩舊邸山亭與廢今昔

不能無感因哦二律計余從鄴城以至省會所歷

入府各州縣驅馳者三月共程四千有餘里是役

也君命是臨民生是寄迄無小補獨於山川形勝

流覽為多是何可以不紀

植臨雲堂記 鄢陵故無學使者署自河鬻開封區

宅而為署也余始視事其堂則三楹歷級而登問

所謂退食馬几研之廬焉則亡有也東偏旁舍僅

備休沐已周視乎堂之後得隙地數弓乃闢儀門

為便廳三楹其上俾護作者董焉凡構楹楹棟之

張天

屬若而千雉巖瑱霽之屬若而千計庸則千有奇  
量期則昉於乙未之四月訖於乙未之九月堂成  
而庭除爽塏步欄不設額之曰臨雲臨雲者陸士  
衡文賦所爲志凜凜而懷霜目渺渺而臨雲因取  
以名其堂者也夫雲也觸石而起膚寸而合舒之  
彌綸乎四海卷之消液於無形其去來也豈有其  
端哉浮天地之間而抱一掬之內凡天下之文章  
得乎心而成乎手含舒吐發機倪杳杳乎難尋其  
或視諸此也且雲之爲類也一或卿者或爵者  
或油者同者或鮮者泄者或如車蓋者上如羊者  
或淦萋曰愁或閉宿曰密或蕭索輪困而曰五色  
其可測耶其不可測耶自余之蒞乎此也諸士之  
爲文爲質爲妍爲醜迷迷的的郁郁紛紛以至乎  
余前也乃給騶移諦疑神息志矜矜而出審而鑒  
諷不再憶立斷不再決若踞乎千仞之巖而洞夫  
萬里之外是固有取乎臨也不觀夫古之教射者  
乎先學不瞬亞學眎三年而蝨如輪焉然後無不  
得矣今余之相士也道蓋在跡者也懼其昧也非  
有所學也若夫雲亦非有模狀執着及大小之觀  
從而求之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去之以形遇之以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五七

機而能盡其道者臨雲者蓋得乎高遠之勢而以  
機遇者也則不窮其爲昧已矣昔士衡入洛才思  
益進作爲文賦窮工妙解天下後世之爲文者孰  
有逾於其言者乎抑天下後世相人之爲文者亦  
孰有逾於其言者乎余茲者幸蒞洛也其敢弗承  
以較士顧所云凜凜者慎也先之以慎而後能承  
之以高遠是堂所由名而余之志也倘後之登斯  
堂者惕然而思曠然而怡以克副人文化成之盛  
則學使者之責不已盡而茲堂不  
亦有幸乎哉於是爲記以永之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三

藝文九

檄

漢陳琳討豫州檄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守

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成福

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聖憂之敗祖宗焚

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在祿專政

內兼二軍外統梁越疆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戮逆暴

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此則大臣立

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棺徐

璜并作妖孽饗餼放橫傷化虐害民父嵩乞匄養

因賊假位與金華堂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

器操賢裔遺棄本無令德操狡鋒協好亂樂禍幕

府董貳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

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取用牙故遂與

操同詔合謀授以神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敗折劬數喪師徒幕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十一

尚書記朝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  
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暉被以非罪榜楚參弁  
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  
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逃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王先  
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校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  
過墮穴民毒施人鬼夫其三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汙墮虐民毒施人鬼夫其三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繳克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  
兖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  
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加緒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外珥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  
河方厥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滅故使鋒鏃  
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蕩消淪山谷於是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二

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螭螂  
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  
百萬馳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  
勢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賊庭若  
舉炎火以焞飛蓬覆滄海以沃熒炭有何不消滅  
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  
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及呂  
布張楊之遺衆覆干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殘人  
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  
政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隳綱  
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  
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  
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人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  
逆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疆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  
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  
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勢州郡各整戎馬羅浴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陳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 移文

#### 東魏魏收移梁文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故建之以邦國

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于成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潛運至德窮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汴州陸光亭徽息辭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筭受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專業乃枉道於人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三

五

間遂乾沒於世上嗚伏於爾宋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曾無爲主之識詎有挈龍之智旣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每事經畧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騎角聊示旗鼓豈資實効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蓋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編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構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變彼諸姬破同仁爲伍滅伯春等惡及遠託親隴依憑姦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哉而易慮躬擐于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統御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監投命豈將擇音而徇朝大小幸災志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數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旣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四

劫社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黜蓋  
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爲國棟梁內  
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  
懸轉合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胷中運天下  
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  
牛體雙鳧之飛海曲彼旣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  
兵受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  
而受害或因得而有失是以吳事齊境遂致夷侵  
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  
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瘼  
是以援乘麾殞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衛爲主信  
納亡叛舍怒作色如赴私讐意存涉血義不旋踵  
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螂  
之斧被蝮蛇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  
及其鋒亦蹙授埃塵且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  
解真陽以從子之親爲戎首之任非獨力屈道窮  
亦將無路還蜀兼亦挾子垂胡俱在籠樊將士以  
昧禍之心爲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披甲鼓下同  
宗異姓纍纍相壁曲直旣殊強弱不等父出了孤  
自取其敗違上復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  
司卽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食鈎  
吻以療饑飲鳩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  
向誠旣往之難速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  
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又當  
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天豈徒然意亦可見  
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  
其時堪乘便旣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  
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爲功拉枯朽者易爲力  
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奇陣曾  
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距此則作  
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疊於股  
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驟小不徵則  
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  
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懷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  
及池魚橫使漢江土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  
支折露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  
其短以少爲多五覆山淵顛倒冠屣射爵論功濫  
舟稱力年旣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  
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  
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

蒲懷妄敷或業驟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賜靡外  
逞殘賊人人厭苦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譏興  
於下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恃浮躁之風俗任輕薄  
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  
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關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  
虛空伺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騎  
鷓鴣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設啟行迅  
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竝列百萬爲羣風飄雲動  
星羅海運以之扇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  
陷猶爲岸上之扇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爲  
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  
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繡轅劍騎  
之所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  
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  
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  
相待必以楚材將爲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  
獲士衡士龍日丈夫立節之族將加驟騎之號斯益  
壯士封侯之節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  
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  
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迹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五

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鑿臍何及故宣  
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皇清賈漢復嚴察漕弊移文

竊照從來漕政弊非一  
端本部院在部時每由

命撫綏豫中凡各省章奏料彈纍纍今奉  
兌之際政宜釐奸剔弊之時如漕糧每石舊有定

價今歲米賤儘足費用其中有司或徵銀在官借

言抵作運價而又重派小民起運本色或有已派

本色而仍額外另徵幫價惟知糶壑是盈罔顧民

困當恤此州縣派徵之弊也如輓運則零星小戶

不得不托里長總納而里長中豈無指路費而多

索者甚至豪強包攬欺壓良儒任意強索致弱民

歛恨吞聲而莫之敢何經收者府倅縣佐一應官

弊或至於赴灘交兌如經收者府倅縣佐一應官  
役或指察糧或指收受需常例索使費支供應用  
打點無所不至矣否則淋尖踢斛百法措勒千般  
留滯甚有多收於此而明計附餘之糧私折於彼  
而暗合抵算之數於民則瘠於官則肥此經收官  
復加折需索之弊也如推官職司監兌當執法如

山秉心若水有弊卽除聞奸卽剪務在留心諮訪加意嚴詢恐有賄賂公行上下通同執法紀而徇情面投鼠忌器已行不正焉能正人有負任使此監兌官賄託徇隱之弊也如該道爲糧儲督理奉綱提領期在交兌依限全完開幫如期押運早竣者有陞級之典運緩者有罰治之例所當奉行惟謹其間一切弊實當與推官逐一清釐詳悉開報以期弊絕風清方見明敏長才此該道責也本部院蒞任之始首嚴漕弊合行確察爲此仰督糧道官吏遵行凡在灘官役人等責成推官嚴察作弊事端其經徵州縣責成府官察訪橫徵情弊如察訪有據官卽開揭馳報以憑從重糾參役卽掣究呈解以憑盡法擬處該道仍不時廉訪倘有府推各官徇隱不報該道卽據實開揭同各官職名及徇隱情弊併報參處如該道知而不言別有訪聞本部院所持者

朝廷法斷不敢爲該道寬也各禁邪毅移文左道異宜慎爲首被辟附從流徒載諸誣民爲首森嚴無奈愚民不知醒悟殊不思聖賢立律例何等森嚴無奈愚民不知醒悟殊不思聖賢立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三

六

教原自明白正大舍此而外卽爲異端從古以來妖言惑衆之徒邪教倡亂之輩代不乏人始因無籍之景從遂成燎原之難撲以致流禍郡縣荼毒生靈草竊一時終宵斧鑕歷觀往事亦邪教害人之大較也中州川原遠闊地蕪民貧奉法治生是其本分乃有無知愚民厭帝喜異棄正崇邪飯依白蓮大成皇天等教焚香聚會男女淆雜陽修善事陰構異謀近日許田洧川之變實起於此若不盡絕根株恐貽將來隱禍又憐此輩無知皆我赤子安忍不加勸誨但以法繩合行禁諭爲此爾撫屬軍民人等知悉後各宜悔悟改邪歸正附從愚民亦當速行解散各務農業毋得三五成羣夜聚曉散但看守正者有妻孥生聚之樂信邪者有死干流徙之苦轉移只在一念之間苦樂遂有天淵之隔清夜猛省勿再執迷倘有怙惡不悛仍從邪教者該地方隣佑鄉約據實密報所在官司緝拏申解本部院以憑按律究處約地隣佑容隱不督舉一併連坐以通同治罪法不輕縱毋貽後悔督

### 墾荒田移文

益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荒田不墾民間資養奚賴勸墾無方

國家賦稅何資本部院自入境以至杞邑見各屬田野成熟者固多而荒蕪未墾者亦不少試揣其不墾之由皆因官吏里役爲崇之所致也如窮簷小民方竭力開墾里書察知不遵起科年例借端挾詐稍不遂意卽報見年行擢官吏之飛差雜派不一而足里役之需索詐騙實繁有徒所以斯民視墾田何由成熟况未

部文未墾荒田歸併守巡各道督墾成熟之日三年後起科年終造冊報

部以督墾之多寡爲各官之殿最正開墾之時各宜督諭百姓盡力南畝有主之荒責令本主開墾無主之荒設法招徠開墾成熟之日三年後起科按季報查年終彙冊總報各官督墾數多者雖有紀錄加級之例本部院仍特疏薦揚督墾數少以及全未開墾者雖有罰俸之例本部院必從重糾劾若有司擲派雜差里役需索詐

河南通志

卷之第四十三

七

騙及賣放勢豪而不報懸坐窮民而入冊者或被害之人赴本部院告發或本部院訪聞得實定行叅拏

嚴剔河工移文

中州之困於河工者已餘年矣

心爲惻然今日擊時艱能不總總慮及惟是判隆之工甫竣喘息未定而又有清河集棍疋疽至家埠口等處之堤工繼而辦料徵夫事非得已小民力役分所宜然第河工之積弊多端而地方之受害無窮若不嚴加釐剔小民之膏血幾何可常資好壺之吮吸哉言之令人切齒查此時堤工不遇修築土方有丈尺用夫有名數報竣有定期管河官若能上緊督察依限完報則亦何災之有祇因故意遲延遂爾弊繁端叢生譬如原派八夫百名而著役者止七八十不等其餘俱爲督工官役與夫頭通同折肥如工一月可完也而任意優游延至數月及領工食未嘗增於原估而督工之官役夫頭仍按月索常例包夫之奸棍仍按月索私幫工應築一月而延至三四月民應用一錢而倍費四五錢以致雜派濫於正供在在剝膚剝肉此其積

弊一也若夫砍梢之弊殘害尤烈計河工之所需  
自柳之外餘皆無用今聞各夫下鄉勢如狼虎無  
論墳內門前榆柳槐楊任意砍伐卽桃杏果木憑  
其摧折毫無顧忌旣索酒食更索銀錢民受其害  
不敢申訴此其積弊二也官令各夫砍伐當必有  
確數可稽今則任人竊取而官不之問也損民間  
之物力不能濟緊急之工程及派里民運送則曰  
某人運運某處柳梢運脚與夫食每束收必不下五  
分及運至工所又有委官刁蹬折數加收必令携  
貲行賄私折乾沒而後遂其豁墊稍不如願措抑  
不收車輛人畜數日守候此其積弊三也至於派  
夫應役歷來自定規按地均攤民雖勞而無怨  
其奈勢要豪強種地數十頃以及數百頃抗不出  
夫而州縣徇情亦竟不敢派致小民有地五畝卽  
出夫一名官旣無良民徒飲泣此其積弊四也至  
夫役工食自應按月發給猶恐食用不敷今聞有  
役過數月不發一月之銀者亦有轉發州縣而毫  
釐通不給散者更有工房里老朋比作奸領出官  
銀私相分肥官有發銀之虛名而民不得受領銀  
之實惠此其積弊五也種種陋習槩難縷指弊絕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八

風清不無厚望於該道焉爲此仰管河道官吏卽  
將各處堤工務要晝夜督築刻期報竣毋得仍踵  
前弊致累小民至在事員役及州縣印甲等官尤  
當洗滌肺腸嚴行覺察敢有故違該道卽密揭本  
部院以憑不時叅處倘互相容隱本部院別有所  
聞徇縱之咎卽該道亦不辭矣法在必行勉之慎  
之

飭郵政移文

照得所屬驛遞有衝僻不同徵協  
銀兩有多寡不一前此稱苦告協

情猶可原自十三年欽奉

勅諭行令該道哀多益寡以僻協衝通融撥補困苦

少甦嗣以站銀不足又撥正項十萬餘兩以濟衝

驛之除矣何邇來所屬稱苦告協之文猶盈几滿

案且郭店驛倅苦累至死亢村等驛倒廢難立夫

未撥銀之先各處稱累旣撥銀之後未見蘇息其  
中弊竇非止一端如各驛馬匹有該管印官全不  
經心照管止靠馬夫喂養者有不肖有司將銀侵

沒而克入私囊者有經承人役借買料草等項而  
冒破肥已者以致料草缺少馬匹羸瘦一遇差使  
卽便倒斃又不買補再遇差騎勢必越過鄰馬及

郝封申詳批查不曰驛遞疲困則曰馬匹倒斃究其疲困倒斃之由皆官役侵漁站銀之所致也該道職司郵政坐視倒廢而不問明知侵沒而不察朝廷有用之金錢豈可徒飽官役之私橐乎况奉有諭旨凡驛遞倒塌該道速行料理責成何等嚴切該道豈宜膜外相視為此仰驛傳道官吏即查通省衝繁驛遞某處倒塌該道設法整理務期無礙差使其該驛應徵銀兩與撥協銀兩曾否買補馬匹其餘何項支用有何的據逐一徹底清查如有侵沒情弊嚴究明白具詳呈報本部院以憑叅處施行如聽徇庇護不行據實查者本部院別有訪聞定行一併叅處法在必行慎毋故違未便

### 路行差移文

照得河南為腹心重地數省通衢差繁馬少驛銀徵熟尚不足額即有撥

補銀兩又據各屬告苦告難且邇來湖南等處捷報屢傳軍機緊急一差動則用馬百匹以至數百匹少亦不下數十匹兼以尋常差使往來絡繹不絕夫無息肩馬不停蹄驛遞之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查山東路通江南等省舊日行差俱由東路前因黃河衝決東道多梗一切差使俱由河南是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三

九

以河南既苦本省之差多而又苦他省之偏累在昔路為水占勢或不得不然今河口已塞水歸故道山東舊路依然坦途而差使仍遠道豫省此何說也控厥所由總緣奉差員役或因東路久不行差由豫道熟殊不知東路近於西路也及今若不具

題更改則苦累實甚將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必致驛遞傾廢而後已萬一遲悞軍機所係匪小但事關入

告不厭詳慎合再確察妥議為此仰驛傳道官吏即查向來某某幾省由河南行差某某幾省由山東行差東路較之西路所近幾許南北差使各在於某處東西分路由某係直徑由某係遠道逐一詳細開明仍用白絹繕表細繪路程途式該道議看妥詳呈報本部院等覆酌具清核欺隱移文照題事屬急蘇驛困勿得遲緩

任土輸賦  
國有常經以熟作荒法所不貸况開報荒地奉

青三年起科  
皇上於民可謂寬且厚矣為士民者必開一畝報一

朝始不負

要挾州縣衛所或賄通里書戶房膏腴任其開墾差糧任其隱匿甚至計畝田有千百按籍糧無一

二即從前屢奉

明旨嚴行踏丈官既憚屨畝之勞役圖售欺蔽之私全不論墾闢有無混行捏報究竟富而有力者隱以故貧而無能者增加不已本部院撫綏為職公忠為念決不肯歸

國稅而因窮黎令奸貪得計也除已選委廉能徧行清丈外合再嚴飭為此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悉自後官須徹底清查人宜翻然醒悟各將所開熟地盡數供報止照三年起科之例不究從前容隱之幸如再上下通同執迷不報州縣衛所地糧有額數荒熟有段數一丈量而紳士軍民有無多寡不待問而明矣此時地則歸公人猶科罪該管官員定以通同參究本部院即愛爾為爾法不能為爾等少寬利害可否清夜自思本部院此番清查雖為國賦實為爾官民開一面也慎勿圖便目前致貽後悔

### 飭解逃人移文

### 河南通志

### 卷之第四十三

十

國朝立法之嚴莫逾於逃人一事誠惡其負恩背主情罪深重故法嚴窩主令伊容身無地解需幫手慮其野心難測仍飭沿途撥兵防範俾解解主部督捕堂審斷發落使逃人明正鞭刺之典故主仍收奴僕之役則逃人之為罪人也明甚近訪得各處捉獲逃人其長解即指為營賄奇貨囑託本處兵房於護解票上添寫沿途撥夫幾十名撥驢幾頭本處票上既有定數所以到處執票勒索如數方肯起身無則每夫折錢一二百不等每驢折錢三四百不等如無驢則勒雇騎驕乘坐殊不思逃人何物乃敢如此需索甚至逃人有有婦人者竟入百姓內室搜搶服飾等物其索路經豫地者較矣此不獨本省為然他省長解路經豫地者較此尤甚以致衝途鎮市商民受害入皆裹足畏避莫敢誰何况逃人既有本州縣之長解又有沿途防兵之護解不應再撥鄉夫又何可再撥驢頭倚轎應付罪人乎凡此皆長解通同逃人借端需索作之祟也合行禁諭為此仰豫省衝途居民人等凡遇管押逃人長解當向該汛防將處討兵護送或於經過州縣稟撥快役備反是而仍在大路軍

民處索夫索驢市圖折乾詐騙及逃婦闖入民室  
搜搶衣飾等類勿論外省本省管押許被害之人  
立赴該管道府州縣衙門喊稟審實賊仗有據者  
即時馳報本部院定將長解與逃人逃婦一併移

咨  
兵部督捕衙門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斷不姑貸核

**懸報移文**  
照得請核地畝本部院數經告誠又委  
道官親詣勸諭令民自首為無罪地誠

慮奉  
差御史前來清丈倘荒熟不清隱漏難掩斯時地則  
入官仍要科罪追租窮簷小民何以堪此諄諄此

念無文不令有司遵行百姓共見誠不欲懸坐一  
畝熟亦不欲飾報一畝荒滿望豫屬州縣遠邇共

知孰意近聞歸德所屬州縣有熟地而從實首報  
間有荒地而亦捏報成熟者揣愚民之心不過因

向來舊則行糧有二畝而折大地一畝者有三四  
畝而折大地一畝者恐

欽  
則大小原自不同丈量繩尺悉照舊行規則已經  
戶部題覆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土

旨允議本卻院先據邱抄即遵行所屬在案爾民果  
荒為實荒熟為實熟合算不虧原額即

欽  
吹差御史前來未有不深悉民情甘外等則而別為  
第思此懸報之地多不在紳衿而在皇里民何

事而不受此無已賠累恐類此者不獨歸德所屬為  
然若不嚴行清核民害何除合行確查為此仰撫

屬州縣併紳衿里民人等知悉各將熟荒地畝從  
實首報各處成熟見在實實若干荒蕪見在實實

若干合盤打筭既不虧額又不累民造冊申報自  
無後患倘有司奉行不善地仍有荒而飾報全熟

強民以賠累者該管道府即指名揭報以憑  
題叅治罪若道府不舉爾被害之民與其賠累難

堪而告辭異日何如就令具告本部院即與除豁  
之為愈也慎勿自相疑畏甘受啞苦包荒為熟自

信相諒勿  
酌議糧解移文  
本部院撫綏中州凡地  
無事不熟計而深籌之但得有益於百姓無害於  
地方即不避嫌怨不懷顧忌得疏以為民請

命如改行驛路除豫省十餘年之偏苦勒首地畝令士民無隱匿之罪愆此興革之昭昭在人耳目者卽尚多未盡事宜本部院亦必日夕畧維斷不肯徂安而置諸臆外今查各州縣徑解錢糧有如戶部之棉布芝蔴等項

禮部之藥材等項  
兵部之柴直柴炭等項更加  
太僕寺之馬價御馬監等倉之銀兩及  
工部四司一應本折錢糧俱係各州縣徑起批文解

部交納卽零星無幾亦不得不專差解役赴京甚且一項而作兩次起解長途往返速則三兩月方回遲者必得半年是往來盤費等項反溢於正項數倍雖係差役齎解實皆斯民脂膏嗟此虛簷赤子向苦於河工屢疲於供億又罹旱澇頻仍瘡痍未起再加此項賠苦民何以堪此其不便者一也且各州縣起解銀兩發給解役在小守法者或卽解部交納守掣批廻在奸刁解役領銀到手或至他處任意花費或作資本貿易經營各州縣既經起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十一

解造册自作全完究竟銀未到部以致部容屢次行查就中滋弊彼此互推此其不便者

二也查得該司解京銀兩俱併裝成鞘發給護牌且沿途撥兵護送

可保無虞若夫州縣起解錢糧止差解役一人又無兵丁護送去則所齎銀兩回則掣取批收均關

重大以孤身而往返數千里孰能保其無萬一之虞如確山縣解役劉守智中途病故以致折色本

色交納愆期致蒙行查已有明鑒此其不便者三也以上數條皆係民間疾苦官役大累更遲悞

各部急需是無益而有害者正此是也該司總職錢穀寧不知之最真而言之各切耶急宜從長酌

議爲此仰布政司官吏卽將各州縣解銀議各部寺一應本折錢糧殫心擘畫必計盤費賠累

之苦如何可除稽遲愆期之弊如何可革解役沿途之虞如何可免逐一參看明白確議妥詳務期

上不悞

閣下不病民刻期呈報 嚴禁兵馬移文 本部院撫 綏中州

民之疾苦利害念念在心刻刻不忘至於大兵駐  
餉之地計慮更切如前兩餉彰磁本部院與  
兵主講明嚴爲禁約兵民兩相安堵不惟民間用  
禾物件毫無所損卽糟餹銅桶等項稍有傷壞且  
令包賠此等法令想爾百姓亦素所深知今本部  
院來衛供餉途次見鄉民擁道喊冤稟稱牧馬部  
丁將已熟穀禾踐踏食毀再三哀求兵丁稱說送  
錢十千方始免牧不食後邊再驅多馬來食某等  
許錢二千尚不肯允本部院一聞此語不禁髮指  
隨差人疾往查問則彼已踰山遠離其地矣本部  
院一到卽面見

大將軍羅 立將此段民害痛切言之兵馬是  
朝廷兵馬百姓是

朝廷百姓糧草俱已催備兵丁何又放馬民間田禾  
作踐如此民將何以辦  
國賦又將何以資俯仰中州地方比不得雲南貴

州亦比不得廣東廣西此處雜  
都咫尺萬一風聲徹聞  
京都大爲不美  
大將軍視滿漢爲一家待兵民無異同况禁兵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七

民遠邇共知一聞本部院之言甚然其說深服其  
論隨傳知各旗

固山當經嚴禁本部院又講衛輝一帶路衝民貧  
供應萬分艱難如米豆草束雖發司庫銀兩備買  
其長途輓運勞苦異常此項尙算正賦雖苦猶可  
至於槽餹銅桶悉係借取民間倘若損壞是百姓  
出一物而不得一物之還更可憫念至於割營處  
所俱係民房恐不法兵丁任意折毀併損壞家伙  
砍伐樹木以及強買短價等弊小民何堪本部院  
職司撫綏地方百姓是爲己任其苦樂利害惟賴  
本部院以調劑豈令其受害而置諸無言乎倘有  
前項弊端與其懲處於事後何若嚴禁於事先本  
部院亦知

大將軍紀律嚴明但慮兵馬衆多人心難卜尤望  
再行嚴加禁約地方幸甚百姓幸甚

大將軍言本府統制諸軍與  
各王各營更是不同自貴州至此一路莠業存心  
惟恐騷擾庶民踐踏田禾每欠安營必擇其空閑  
曠地離田禾寫遠之處斷不令擅損一苗擾害一  
人今到衛養馬尤宜誠嚴旣准貴部院諄諄面講

卽當傳諭八固山嚴加禁飭等語除  
大將軍已經嚴禁外合再備細曉諭爲此仰衛輝  
府官吏速諭百姓人等各宜安心本業不必妄自  
驚慌如有不法兵丁折毀房屋損壞家伙踏踐田  
禾砍伐樹木穿房入戶妄肆欺凌及強買貨物短  
少市價糖塞低銀等事有一於此卽刻喊稟本部  
院或稟道府廳縣轉報本部院定與  
大將軍面講按軍法究治爾等不得隱忍自悞如  
有奸刁百姓借端妄竄及高擡  
時價者定行嚴拿從重究處  
關係軍  
糧

### 嚴察派徵移文

國重務少派則虧  
國多派則病民原不容一毫增亦不容一毫減者  
也故前奉  
欽定悉照萬曆年間等則派徵刊刻賦役除荒徵熟

永爲遵守  
朝廷之加惠元元何其周且詳也倘奉行者上體

國課下念民瘼當順治十二年刊造賦役之時若  
俱照萬曆年間則例銀數磨對清楚勒之版圖頒  
以由單何至於虧

##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古

國又何至於累民今本部院接准  
部咨行查多派少派緣由及將各屬派徵文冊與

賦役全書逐一查對其各州縣每畝徵銀數目有  
比賦役多者有比賦役少者咸與萬曆年間等則

不符至於少派者虧  
國不待言矣其多派者每畝有多幾毫者有多幾

釐幾分者甚有多至一錢者如河南府新安縣上  
地每畝徵銀六錢零宜陽縣上地徵熟則例每畝

比舊則多至一錢零若以地復原額計之多徵銀  
數每州縣不下盈千累萬病民之大莫逾於此况

豫省羣黎自經凋殘之後寥寥包遺皆是患難餘  
生照額派徵尚苦無措此額外包荒其何以堪本  
部院閱冊至此不禁髮豎皆因順治十二年始造

賦役各官全不詳慎之故耳以致賦役舛錯貽千  
百年之巨害俾窮民剝肉包荒啞苦莫訴何日是  
其底止也故諺有云糧爲萬年駐其斯之謂歟本  
部院撫豫以來何利不爲民興何害不爲民除似  
此多派厲民之事知之既切察之既真斷不肯任  
聽前官之誤貽殘黎無窮之累矣除行布政司查  
省屬地方遵照萬曆年間則例派徵者係某某州

縣比照賦役包荒多派者係某州縣比照賦役少派者係某州縣其中多派者何故多派少派者何故少派再一合盤打算多派州縣除荒熟額銀之外共計額外多出銀若干少派州縣合荒熟額銀之數共計額內尚少銀若干逐一查明作何更正造冊具詳速報去後第此多派少派之數雖係從前司府州縣錯誤其中少派者僅止毫釐之謬爲數無幾而多派者竟至每畝幾分幾錢爲害最鉅俟藩司查明冊詳到日咨

部具

題但事關百姓永害本部院不避嫌怨期於力除以甦民累合行仰撫屬官民人等一體通知亦見本部院倦倦**嚴禁勒報移文**中州百姓連年墾地爲民至意也

旨清查自首季墾已經盡報無餘年來水旱顛仍所

收尚難糊口又兼兩年並徵小民輪辦維艱切膚之患尚顧不暇豈有餘力再事開墾但恐不肖有司謬循季報之例尙邀紀錄之功不論開墾之有無止勒民強報罔恤黥黎之災苦則按名懸裁又恐積蠹里書借季報之名目爲索詐之由頭稍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五

遂意暗捏地數入冊斯時地方罹災甚多斯時百姓窮苦難言倘官役不體民瘼窮黎必至逃徙則已熟之地將見復荒矣若民逃地荒則錢糧逋欠益多各官考成之時難免參罰之例是強報懸裁之弊雖爲民累實爲官累矣各有司不爲將來慮始終尚敢昏紀錄之功乎合行申飭爲此示仰無屬官吏士民人等知悉凡鄉紳士民果有新墾荒地聽其自報入冊若無新墾季終回文如敢違禁勒民強報或暗加懸裁不論地之多寡許被害之家即赴本部院衙門據實陳告該管印官從重叅處經承里書鎖拿處死各屬

**禁飭科派移文**中州百姓

俱要稟遵慎毋以身試法也

朝定鼎之後雖流離漸集而河工夫料徵派不絕大兵軍需辦運無已再加以連年水旱到處災荒民窮財盡百姓僅存皮骨耳爲民牧者即加意愛養猶恐久瘵遺黎一旦未能蘇息乃近聞各屬有司止番便已罔顧病民凡一應大小事務悉出民間或照門頭攤派或按名數科索此宗方完彼件又出前差未行後差踵至里長書手視派撥爲奇貨

議

鄉約地方借收歛作生涯如所需原止一夫而役  
遂派至數各所派原止一兩而民遂費至數金鄉  
愚無知只得竭力奉承奸蠹無厭因而益加搜求  
以致稍有身家者漸至消乏貧窶無倚者相率逃  
竄若不嚴加禁飭則禍害日深將來必至靡有子  
遺矣合行禁革為此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  
各有司務要洗滌肺腸優恤百姓一切門頭雜差  
不許科派擾民如有不遵明禁仍前私派者許被  
害之家即赴本部院衙門控告定將印官  
題叅經承差役鎖拿處死法在必行毋行泛規

宋魏了翁乞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臣聞謚者行之  
迹昔人所以旌

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  
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節之品秩之  
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棘  
高若訥而謚文莊蔡下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  
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  
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文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六

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各浮於  
行而彰彰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  
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  
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  
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弟其來有功於生民之類  
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  
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為之不平久矣迺  
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  
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  
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定宗周頤及程顥今  
緣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  
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  
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  
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興  
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  
以輕議邪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  
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  
而未能力也然階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含曰  
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  
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

訂俾隆各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洊竄聖聽伏俟斧鑕之誅

### 明崔銑均田議

田之不均生自土豪貴官多賂富室多財顯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

富民又以餘田寬仕籍業貧民壯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諺謂富人家殷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絛席綺後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其心眾口稍喧尤為二豪扇搖欲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噎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國傳之供騶從之煩百倍於往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衢路墮制度減等威視為泛常宜做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丘田主共耕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後定等分租凡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虞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三

七

相自磁至湯纔越百里有大川四溢漳沮湯秋潦溢壤禾萬畝塌側竈陘悉變沮如古所開十二渠俱漚推之他方可知已前元勸農法良足力餘則王道去今不遠可稽而舉夫出山澤使貧者得業農修水泉之溉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殺與而頌聲作矣

### 皇清王滙河工議

朔非常之典闢萬世之利受當世

下之所難也因地勢之宜拯一時之患隨處補救以為功於百姓者此豪俠之烈當世之人或能之余嘗縱觀域中博覽輿圖有謂河源出星宿海者迂誕無稽論黃河之行勢者斷皆為裴嶺所大而導河積石至龍門其經歷歷泰晉皆為裴嶺所大而無以逞其鋒下逮徐淮土堅水衍地洿下厓廊有以容蓄之而寡汜溢之患其鼓狂波而迅流濤者獨在中原是以龍門下瀉越孟津而有魚我豨黎沼我郡邑之勢治之者何策之遵歟或謂徙冀州之民當河衝者放河入海河定民安復禹貢之故道盡萬世之長策此不易之論也非常之舉黎民懼焉自非聖人疇敢有斷然行之而不疑者或謂

多穿漕渠早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澇則開西方  
高門分河流其說似已東南已爲衆流所趨復決  
水以益之其民庸有利乎雍冀固多巖山疇皴巨  
靈之掌以闢龍門之竅若乃增修故堤繕治卑薄  
糜費無窮從未有數十年之利者何也或又謂水  
力未可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  
勢而利導之則力逸而利永東方之地可捐東方  
之民可捐乎且所謂徐觀其勢之所歸者待以五  
載乎待以三歲乎民仰衣食以爲生委田疇於滯  
濡則衣食無資功成之日將索民於枯魚之肆也  
誰能枵腹號寒以待功成乎治之者抑何如而復  
可歟亦曰因地以治之而已其因地以治之者何  
也河在秦晉者則因秦晉之地以治之漆沮涇沔  
皆會於渭以同於河者也當秋雨霖霖姑暫塞下  
流使三水徐徐入渭渭水徐徐入河則在秦者治  
汾沁自西而已入於河者也兩漳水自西至東合  
而後入於河者也自西入者壅之自東入者濬之  
分流者塞之合流者濬之壅之塞之以遏其濤濬  
之濬之以迅其歸則在晉者治秦晉之河治當不  
至建瓴而犯中原也河在徐兖者則因徐兖之地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七

以治之淮之在禹貢固自入於海者也河之在禹  
貢自西而東而北分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於海  
者自九河旣淤硤磧三徙商世五遷其都河淮合  
一中原獨受其累淤三代而莫有其策惟使河自  
入海不拘在青在徐也亦不必大禹之故道也淮  
自爲淮塞沂泗汶洸之通於淮者而資其水以爲  
連河之津則淮水不至壅衆流以上讓河水不至  
挾衆流以下冲其在徐兖者亦治治其上流則習  
坎漸進而有緩步安輿之態治其下流則地水成  
師而無倒戈反矛之患則中原可以安枕其在中  
原者復因中原之地以治之相其曲直曲者與爲  
歸直者與爲利也度其高下高者勿使遠城邑者勿  
使濬也隨時補救隨處補救亦必有利於百姓焉  
此豪俠之事而當世之所能爲者也猶有說者唐  
虞之世其會在午火氣漸盛水氣漸消人事與天  
運相表裏此其峇也然猶不敢純任天時聖德廣  
運勵翼羣工入黃熊於羽困進崇伯之子於司空  
是以地平天成而有海晏河清之瑞傳又曰有聖  
人出焉海不揚波志壹之動氣也以志召氣在人

而已又賈開宗治河議曰河之徙也漂沿者數百

萬家冲突者數十邑且漕以爲之通塞卽多方理之猶虞不勝而以爲不治治之可乎曰河源自崑崙北流朔方與中國無與也自大禹以江南有江諸水但導之入江力巨而海潮不足以逆之江南諸水治矣江北諸水夏秋多溢春冬多枯少而不能自達于海卽及海矣朝潮而逆回數十里焉女甫及海而夕潮又至又逆數十里泛濫民居無已也遂於朔方之東而鑿龍門之大者引河以入之又于太原而鑿龍門之小者引河以南注之華山中阻遂折而東而携江北諸水入海力巨潮不逆也書所謂同爲逆河入海也所謂不勞民力竭金錢而行所無事也所謂治水以水治之不治土治之者也所謂有決濬疏導之文而無壅阻說也今以天地之神物縱橫萬里而以區區數萬之隄令其循循如溝渠有是理乎明有鳳泗陵虞其潰沒不得已設重臣以理之又臨河之邇員員百吏及萬臨河百津夫數萬爲陵寢也非爲漕也且漕無關於河也漕之通塞無關於河之通塞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九

也使漕之通塞關於河之通塞則數年北徙漕何以如故乎今夫佛刹之大者有僧千百若於衣食之不給費用之不富諸僧飲溲號妓之無具也則相與取諸佛像及殿宇而殘之而毀之然後修葺補飾而四方之募廣焉則因取以爲衣食因取以爲餽用因取以爲飲博號妓而佛像及殿宇之用十不得一焉今之治河者猶是也自土及上數萬人以入口之家計之則數十萬矣此數十萬者衣於是食於是富於是貴於是是一日河晏則嗷嗷矣且治河之柳之草之泉之夫何自出乎計於臨河各邑也出於各邑之令也旣以各邑之令輸之卽如治之則可直以山左河南撫臣督各邑之令爲之足矣又何必紛紛以河之百吏之萬耗祿而擾民乎明萬曆三十年河決荊隆口山左撫臣建議以天下莫非王土決南則見北決北則見南河不能兩據也今河趨于宋但遷民而避之賑其貧者卽以宋爲河纖毫不費而河已大治矣河南撫臣曾豐抗疏爭之廟堂憂及陵寢卒就豐議濬新河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破中人之產數百萬家大工之後繼以瘟疫死者又數百萬家今天下

跋  
無颿泗之虞矣關陝以上有山以束之徐泗以下有海以洩之河南山左一千里北則任其入天津南則任其人淮泗何不可也商建都于河之南北五遷以避之不聞壅河以爲京師也夫商之都天子之所建也而猶五遷以避之不與河爭也不與河爭也而况無故與河與天以爭中原之曠土乎

### 唐韓愈張中丞傳後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

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各城陷而遠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寇疑畏死而辭服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土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圖守時外無毗蟬壤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三

辛

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謂遠之自遠所分始以此話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敢棄城而逆逃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不能遠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功也愈嘗從事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

出師救愛霽雲之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粒食月餘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日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定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 宋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

襟喉而趙魏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間館別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燉化而爲灰燼與唐其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屢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三

三

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韓琦遊天平山

欲退亭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跋明教余三來宇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

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遊焉回必大詫

於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

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婿柳才者卽今宋朝大儒

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天平山記於才家

見所叙遊覽之勝凡山之諸峯與巖洞潭谷澗溪

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

記改易不同於是予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爲說以

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

傳久矣非余得於其家未克如其志噫公如此文不

### 王安石河圖洛書義

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耶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

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  
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  
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呂祖謙  
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也

### 書伊川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  
為成書傳摹寢舛失其本真學者

病之其舊所載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  
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讐校精甚遂合  
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文字雖未敢  
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雖未敢  
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  
夫鄭山樓鈔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宮

### 元王惲跋彙門市廛圖後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  
恨不為太平人豈聲名

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彙門市  
廛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  
非尚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  
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  
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  
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三

三

錄五為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  
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  
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吳澄題河南世系後  
東開楊坊李黃門之故堂

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  
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葺而  
塲又以名勿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往聖繼絕  
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  
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  
誦程子之言口說沸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  
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後續也  
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 明蘇伯衡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右故宋宗

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  
及第調館陶尉歷龍遊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  
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嚴昭恃勢犯法公  
窮治之不少假嚴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  
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  
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三

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各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直知襄陽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計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

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邪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慙遺邪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邪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濟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未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偶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潢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繫之寔是歲楊循吉題綏菴西巡錄後侍御之十月二十日也

李公早居內臺以風力稱既而引疾家居者累年多讀書多究理備諸世故有志經綸登朝以忠鯁為已任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奉命巡關中大肅憲紀鋤強莠梗所至姦慝屏跡政蹟之美近所未有不幸為匪人所構繫獄濱死大冢宰三原王公西人也為之昭雪頓皇上聖明承納從謫嶺

表而公之爲御史其各由是益震凡世之秉賦剛直思嫉惡而不能者莫不慕之古所謂偉男子者公非其人耶公常言人無不死病無不休其存心蓋如此卒之求仁得仁以無負其志一何壯也西廵錄若干卷皆陝臺所撰奏議多見施行不但忠肝義膽皎如天日而條陳明暢抑非儒吏之兼長者不能是則國脉元氣於是乎在豈直文字云乎哉公初謫過蘇詞色雍容險易不驚谷蒙恩賜選簡用達景慕之私焉

**王恕跋盧氏家乘**  
乃盧氏縣耿汝明先生初受廛時所給公據是其領鄉薦時所受墓誌是其子清惠公爲黃門時誌先生之墓者其文則豐城黃冢宰公之所撰也墓表是清惠公爲都運時表先生之墓者其文則南郡楊文定公之所撰也先生恕不及見矣景泰癸酉恕以大理事副請假西歸得拜清惠公于陝西識先生公以少司寇節鎮其地明年甲戌回京始識先生之孫大宗伯好問時好問初登進士爲庶吉士也計今已三十七八年矣茲又幸得與好問同朝頗相知以故稔聞先生出處德善之詳今由此卷觀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音

之奚啻親見先生之面非惟起恕景仰之私且有以驗向之所聞者爲不誣於乎人固有家世清白而子孫無聞望顯融者或有之求其父子相繼并著勲賢俱至尙卿者則鮮矣惟先生克承累世詩書之業出際明時發身科第拜師儒之官遂教育之樂厥後子爲大司寇孫爲大宗伯累膺褒贈有光前烈世豈多得哉孰謂非先生德善之積乎矧大司寇大宗伯相繼登庸復有功德及人未可以涯涘測吾知耿氏之子

**彭澤與李巡撫書略**  
魯齋孫嗣出處而益昌大也

篤實出處分明薛文清以爲善學孔子至於用夏變俗見諸實用殊非淺學所能擬議又云當責之守令學職搜集先生所著魯齋大學並性理大全所取語錄及家譜魯齋遺書併集奉臺下副提學憲使編校爲全書亦盛舉也又云浞池月川曹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卽慕聖賢之學修已教人治家事親率自躬行推之爲霍蒲二庠學正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各有成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兩典修卓菴黃先生過浞池拜其祠詢其墓所僉曰在

羣彙曰老先生一代名儒獨不思故鄉乎遂擢貴屬縣尹並其子琇等移葬澗池又云澗池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錄

其所遺刊行之斯文之幸也李夢陽題明遠樓詩

後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闕則心懸魏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于斯遊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 皇清孫奇逢跋曹月川先生遺集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

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為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為傳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閭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竟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得而世代未竟羣言未定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帙標曰理學宗傳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三

蓋

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為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騰而次第之直得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河微微密直窺道之本源豈尋常學人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粹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脩用達之學固應序列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劉誠意理學肇曹靖修壽子文清極稱靖修得元公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正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水海若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丁酉秋滬令天弓張君以有事欲闡視余夏峰予正輯中州人物考以先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邑無賢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守土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弁語於予且述與大參雲程崔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啟之河洛之間斯文丕變此

### 跋劉文烈先生遺集

人生天地貌焉

中處卽百年亦且暮耳然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乎居無事之時凡有關於忠孝大節必慎守深惜罔敢墮越及當大故臨大難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者殆其人歟先生弱冠舉於鄉卽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任逾壯始及第常曰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傳一第非吾志也與劉公宗周金鉉異公甘來總總爲斯道斯民憂當逆闖猖獗建幟旌旆不能行肯實心辦賊公每向當事區畫深遠咸格不能行暨勢已危迫僚友門人輩僉商進止公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乎禽視鳥息於天地者無論卽袪激於意氣慨慕乎聲聞此中顧總遲回涕漣兒女卽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安能從容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余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余有甲申夫難錄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曾過雍丘欲謁公祠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君能克家難後自毀不仕未幾以憂瘁死家孫菖石過余蘇門以遺藁示余余欽公之人固不待讀其文今讀公之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岐視也周程張朱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逢比干之文至今在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僞襲於一時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假者嘗存今世讀先生之文者亦第謂卽先生之人而**題中州人物考**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已矣

**題中州人物考** 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取善於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尚論於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尚友古人可或斬歎殘年山棲無所事事偶于素聞素見者得百十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扞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

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簡武不可簡文亦不可故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稱抱道于身未用于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叙列六科而以隱逸終焉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爲叙神廟以後成案未定慮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言中州存之以助一已之渺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三

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七

